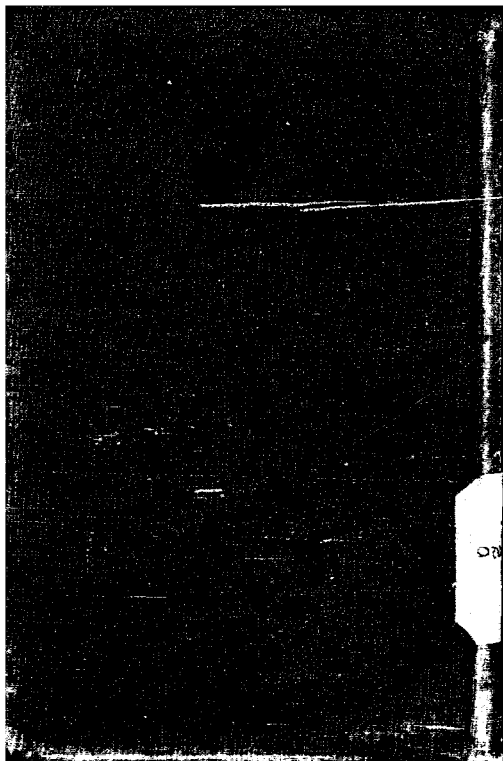




創作文庫

(九)

邊城

沈從文

V
10914
2
9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題記

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皆可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我的祖父，父親，以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皆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即或這枝筆如何笨拙，或尚不至於離題太遠。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

瑣碎，——我動手寫他們時，爲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但因此一來，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爲一種無益之業了。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麼？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但多數人誰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話想說：『我這本書不是爲這種多數人而寫的』。念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們

生活的經驗，却常常不許可他們在「博學」之外，還知道一點點中國事情。因此這個作品即或與某種文學理論相符合，批評家便加以各種讚美，這種批評其實仍然不免成爲作者的侮辱。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便無法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這本書不是爲他們而寫的。關於文藝愛好者呢，他們或是大學生，或是中學生，分布於國內人口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誠實天真的，把一部分極可寶貴的時間，來閱讀國內新近出版的文學書籍。他們爲一些理論家，批評家，聰明出版家，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家，同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制，所支配，他們的生活，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他們不需要這種作品，這本書也

就並不希望得到他們。理論家有各國出版物中的文學理論可以參證，不愁無話可說，批評家有他們欠了點兒小恩小怨的作家與作品，夠他們去毀譽一世。大多數的讀者，不問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讀；正因為關心讀者大眾，不是便有許多人，據說為讀者大眾，永遠如蛇蠍在那裏轉變嗎？這本書的出版，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并不完全放棄牠，但本書作者，却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

我這本書只預備給一些『本身已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些中國文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在那個社會裏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

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他們真知道農村是什麼，他們必也願意從這本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我所寫到的世界，即或在他們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們的寬容，他們向一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却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烟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

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墜落處，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憤，或者只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尙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爲『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小溪流下去，繞山廻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遇溪越山走去，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寬約廿丈，河床爲大卵石頭作成。靜靜的水卽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

計數。小溪既爲川湘來往孔道，限於財力不能搭橋，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一次連人帶馬，約可以載二十位，人數多時則反復來去。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掛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溪岸兩端水而牽了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船上人則引手攀緣那橫纜，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船將攔岸了，管理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點慢點』，自己霍的躍上了岸，拉着鐵環，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翻過小山不見了。渡頭爲公家所有，故過渡人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管渡船的必爲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這個？！』

但不成，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的。管船人也爲了心安起見，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烟，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烟，掛在自己腰帶邊，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皆慷慨奉贈，估計那遠路人對於身邊草烟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時，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說，『不吸這個嗎，這好的，這妙的，送人也很合式！』茶葉則在六月裏放進大缸裏去，用開水泡好，給過路人解渴。

管理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個老人。活了七十年，從二十歲起便守在這小溪邊，五十年來不知把船來去渡了若干人。年紀雖那麼老了，本來應當休息了，但天不許他休息，他彷彿便不能夠同這一分生分離開。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的很

忠實的在那裏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感到生活的力量，當日頭落下時，又不至於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是那個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爲一隻渡船與一隻黃狗，唯一的親人便只那個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親，老船夫的獨生女，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壩軍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係。有了小孩子後，這屯戍軍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從逃走的行爲上看來，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一個却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經過一番考慮後，軍人見她無遠走勇氣，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就心想：一同去生既無法聚首，一同去死當無人可以阻攔，首先服了毒。事情業已爲作渡船

夫的父親知道，父親却加上一個有分量的字眼兒，只作爲並不聽到過這事情一樣，仍然把日子很平靜的過下去。女兒一面懷了羞慚一面却懷了憐憫，仍守在父親身邊，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後，却到溪邊吃了許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種奇蹟中這道孤居然已長大成，一轉眼間便十三歲了。爲了住處兩山多篔簹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爲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爲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

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老船夫不論晴雨，皆守在船頭，有人過渡時，便略彎着腰，兩手緣引了竹纜，把船橫渡過小溪。有時疲倦了，躺在臨溪大石上睡着，人在隔岸招手喊過渡，翠翠不讓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過溪，一切皆溜刷在行，從不誤事。有時又與祖父黃狗一同在船上，過渡時與祖父一同動手，船將近岸邊，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點，慢點』時，那隻黃狗便口銜繩子，最先一躍而上，且儼然懂得如何方為盡職似的，把船繩緊銜着拖船攏岸。

風日清和的天氣，無人過渡，鎮日長閒，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

大岩石上晒太陽，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驀身邊黃狗自岩石高處躍下，把木頭銜回來。或翠翠與黃狗皆張着耳朵，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或祖父同翠翠兩人，各把小竹作成的豎笛，逗在嘴邊吹着迎親送女的曲子，過渡人來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獨自跟到船邊去，橫溪渡人，在岩上的一個，見船開動時，於是銳聲喊着：

「爺爺，爺爺，你聽我吹——你唱！」

爺爺到溪中央便很快樂的唱起來，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振蕩在寂靜空氣裏，溪中彷彿也熱鬧了一些。（實則歌聲的來復，反而使一切更寂靜一些了。）

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是羊羣，是新娘子的花轎，翠翠必爭着作渡船夫，站在船頭，懶懶的牽引纜索，讓船緩緩的過去，牛羊花轎上岸後，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頭，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且獨自低低的學小羊叫着，學母牛叫着，或採一把野花縛在頭上，獨自裝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頭一里路，買油買鹽時，逢年過節祖父得喝一杯酒時，祖父不上城，黃狗就伴同翠翠入城裏去僱辦東西。到了買雜貨的舖子裏，有大把的粉條，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紅蠟燭，莫不給翠翠一種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邊，總把這些東西說個半天。那里河邊還有許多船，比起渡船來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記。

茶壩地方憑水依山築城，近山的一面，城牆如一條長蛇，緣山爬去。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餘地設碼頭，灣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時運桐油青鹽，染色的桔子。上行則運棉花，棉紗，以及布匹雜貨同海味。貫串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陸，一半在水，因為餘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設吊腳樓。河中漲了春水，到水進街後，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長長的梯子，一端搭在屋簷口，一端搭在城牆上，人人皆罵着嚷着，帶了包袱，鋪蓋，米缸，從梯子上進城裏

去，水退時，方又從城門口出城。水若特別猛一些，沿河吊腳樓，必有一處兩處爲水衝去，大家皆在坡上頭呆望，受損失的也同樣呆望着，對於所受的損失彷彿無話可說，與在自然安排下，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時相似。漲水時在坡上還可望若驟然展寬的河面，流水浩浩蕩蕩，隨同山水從上流浮沉而來的有房子、牛、羊、大樹。於是水勢較緩處，稅關蘆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駕了小舢板，一見河心浮沉而來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隻空船；船上有一個婦人或一個小孩哭喊的聲音，便急急的把船槳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個目的物，把牠用長繩繫定，再向岸邊槳去。這些勇敢的人，也愛利，也仗義，同一般當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爲

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見及不能不爲之喝彩。

那條河水便是歷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辰州與沅水匯流後，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見底。深潭中爲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皆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皆如浮在空氣裏。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裏，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以作爲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房屋在懸崖上的，滾水的，無不朗然入目，黃泥的牆，烏黑的瓦，位置則永遠那麼妥貼，且與四圍

環境極其調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一個對於詩歌圖畫稍有興味的旅客，在這小河中，蟄伏於一隻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於感到厭煩，正因為處處有奇蹟，自然的大膽處與精巧處，無一處不使人神往傾心。

白河的源流，從四川邊境而來，故凡從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發時可以直達川屬的秀山。但屬於湖南境界的，則茶峒為最後一個水碼頭。這條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時雖寬約半里，當秋冬之際水落時，河床流水處還不到二十丈，其餘皆一灘青石。小船到此後，既無從上行，故凡川東的進出口貨物，皆由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貨物俱由腳夫用杉木扁擔壓在肩膀上揉抬而來，入口貨物也莫不從這地方成束成

攆的用人力搬去。

這地方城中只駐紮一營由昔年綠營屯丁改編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戶。（這些住戶中，除了一部分擁有了些山田同油坊，或放賬屯油、屯米、屯棉紗的小資本家外，其餘多數皆爲當年屯戍來此有軍籍的人家。）地方還有個釐金局，辦事機關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廟裏，局長則住在城中。一營兵士駐在老參將衙門，除了號兵每天上城吹號玩，使人知道這裏駐有軍隊以外，兵士皆彷彿并不存在。冬天的白日裏，到城裏去，便只見各處人家門前皆晾曬有衣服同青菜。紅薯多帶籐懸掛在屋簷下。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裝滿了栗子榛子，也多懸掛在簷口下。各處有大小雞叫着玩着。間或有什麼男子，佔據在自己

屋前門限上鋸木，或用斧頭劈樹，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坪裏去如寶塔。又或可以見到幾個婦人，穿了漿洗得極硬的藍布衣裳，胸前掛有白布圍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說話一面作事。一切總永遠那麼靜寂，所有人民每個日子皆在這種寂寞裏過去。一分安靜增加了人對於『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夢，在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裏，懷了對於人事愛憎必然的期待。但這些人想些什麼？誰知道。住在城中較高處，門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對河以及河中的景緻，船來時，遠遠的就從對河灘上看著無數繙夫。那些繙夫也有從下游地方，帶了細點心洋糖之類，攏岸時却挈進城中來換錢的。船來時，小孩子的想像，當在那些拉船人方面。大人呢，夥一窠小雞，養兩隻

豬，托下行船夫帶兩丈官青布，或一罈好醬油，一個篋料的美孚燈罩，回來，便佔去了大部分作主婦的心了。

這小城裏雖那麼安靜和平，但地方既爲川東商業交易接頭處，故城外小小河街，却不同了一點。也有商人落腳的客店，坐鎮不動的理髮館。此外飯店，雜貨舖，油行，鹽棧，花衣莊，莫不各有一種地位，裝點了這條河街。還有賣船上櫓木活車竹篾與鐵鍋鋪子，介紹水手職業吃碼頭飯的人家。小飯店門前，常有煎得焦黃的鯉魚豆腐，身上裝飾了紅辣椒絲，臥在淺口鉢頭裏，鉢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紅筷子，不拘誰個願意花點錢，這人就可以傍了門前長案坐下來，抽出一雙筷子到手上，那邊一個眉毛扯得極細臉上擦了白粉的婦人，就走過

來問：『要甜酒？要燒酒？』男子火焰高一點的，諧趣的，對內掌櫃有點意思的，必裝成生氣似的說：『吃甜酒？又不是小孩，還問人吃甜酒！』那麼，醞冽的燒酒，從大甕裏用木濾子舀出，倒進土碗裏，即刻就來到身邊案桌上了。雜貨鋪賣美孚油，及點美孚油的洋燈，與香燭紙張。油行屯桐油。鹽棧堆火井出的青鹽。花衣莊則有白棉紗，大布，棉花，以及包頭的黑緞綢出賣。賣船上用物的，百物羅列，無所不備，且間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鐵錨，擱在門外路旁，等候主顧問價的。專以介紹水手為事業，吃水碼頭飯的，則在河街的家，終日大門敞開着，常有穿青羽緞馬褂的船主與毛手毛腳的水手進出，地方像茶館却不賣茶，不是烟館又可以抽烟。來到這裏的，雖說所談的是

船上生意經，然而船隻的上下，划船拉絳人大都有一定規矩，不必作數目上的討論。他們來到這里大多數倒是在『聯款』。以『龍頭管事』作中心，談論點本地時事，兩省商務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事』。邀會的，集款時大多數皆在此地，爬假子看點數多少輪作會首時，也常常在此舉行。真真成爲他們生意經的，有兩件事：買賣船隻，買賣媳婦。

大都市隨了商務發達而產生的某種寄食者，因爲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這小小邊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麼一羣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腳樓的人家。這種婦人不是從附近鄉下弄來，便是隨同川軍來湘流落後的婦人，穿了假洋綢的衣服，印花標布的褲子，把眉毛扯得成一

條細線，大大的髮髻上敷了香味極濃俗的油類，白日裏無事，皆坐在門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紅綠絲線挑繡雙鳳，或靠在臨河窗口上看水手起貨，聽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間，則輪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實實盡一個妓女應盡的義務。

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時得先交錢，再開門撒野，人既相熟後，錢便在可有可無之間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維持生活，但恩情所結，則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頸頸發了誓，約好了『分手後各人皆不許胡鬧』，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個，同在岸上歇着的這一個，便皆呆着打發這一堆日子，儘把自己的心緊緊縛定遠遠

的一個人。尤其是婦人，癡到無可形容，男子過了約定時間不回來，做夢時，就總常常夢船攔了岸，一個人搖搖蕩蕩的從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邊跑來。或日中有了疑心，則夢裏必見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會自己。性格弱一點兒的，接着就在夢裏投河吞鴉片烟，強一點兒的便手執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們生活雖那麼同一般社會疏遠，但是眼淚與歡樂，在一種愛憎得失間，揉進了這些人生活裏時，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相似，整個身心爲那點愛憎所浸透，見寒作熱，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處，不過是這些人更真切一點，也更近於胡塗一點罷了。短期的包定，長期的嫁娶，一時間的關門，這些關於一個女人身體上的交易，由於民情的淳樸，身

當其事的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從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掌水碼頭的名叫順順，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同樣做什長的，有因革命成了偉人名人的，有殺頭碎屍的，他却帶着少年喜事得來的腳瘋痛，同到了家鄉，把所積蓄的一點錢，買了一條六槳白木船，租給一個窮船主，代人裝貨在茶廟與辰州之間來往。氣運好，半年之內船皆不壞事，於是他從所賺的錢上，又討了一個略有產業的白臉黑髮小寡婦。數年後，在這條河上，他就有了八隻船，一個妻子，兩個兒子了。

但這個大方洒脱的人，事業雖十分順手，却因歡喜交朋結友，慷慨而又能濟人之急，便不能同販油商人一樣大大發作起來。自己既在糴子裏混過日子，明白出門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失事破產的船家，過路的退伍兵士，游學文人，凡到了這個地方，聞名求助的莫不盡力幫助。一面從水上賺來錢，一面就這樣洒脱散去。這人雖然腳上有一點小毛病，還能泅水，走路難得其平，為人却那麼公正無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極其簡單，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誰個船碰了頭，誰個船妨害了別一個人別一隻船的利益，皆照例有習慣方法來解決。惟運用這種習慣規矩排調一切的，必需一個高年碩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來一個人死去了，順順作了這樣一個代替

者。那時他還只五十歲，明事明理，爲人既正直和平，又不愛財，故無人對他年齡懷疑。

到如今，他的兒子大的已十六歲，小的已十四歲。兩個年青人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凡從小鄉城裏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夠作的事，他們無一不作，作去無一不精。年紀較長的，如他們爸爸一樣，豪放豁達，不拘常套小節。年幼的則氣質近於那個白臉黑髮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却秀拔出羣，一望即知其爲人聰明而又富於感情。

兩兄弟既年已長大，必需在各一種生活上來訓練他們的人格，作父親的就輪流派遣兩個小孩子各處旅行；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

船隻充夥計，甘苦與人相共。落槳時選最重的一把，撐棹時拉頭繇二繇，吃的是乾魚，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幫幫的艙板。向上行從旱路走去，則跟了川東客貨，過秀山龍潭酉陽作生意，不論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趕路。且佩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需動手，便霍的把刀抽出，站到空闊處去，等候對面的一個，繼着就同這個人用肉搏來解決。幫裏的風氣，既爲『對付仇敵必需用刀，聯結朋友也必需用刀』，故需要刀時，他們也就從不讓牠失去那點機會。學貿易，學應酬，學習到一個新地方去生活，且學習用刀保護身體同名譽，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兩個孩子學得做人的勇氣與義氣。一分教育的結果，弄得兩個人皆結實如老虎，却又和氣親人，不驕情，不浮華，故父子

三人在茶園邊境上，爲人所提及時，人人對這個名姓無不加以一種尊敬。

作父親的當兩個兒子很小時，就明白大兒子一切與自己相似，却稍稍見得溺愛那第二個兒子。由於這點不自覺的私心，他把長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健送。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齟齬處，至於健送所送來的，照當地習氣，人便不能稍加輕視了。健送美麗得很，茶園船家人拙於讚揚這種美麗，只知道爲他取出一個渾名爲「岳雲」。雖無什麼人親眼看到過岳雲，一般的印象，却從戲台上小生岳雲，得來一個相近的神氣。

三

兩省接壤處，十餘年來主持地方軍事的，注重在安輯保守，處置極其得法，并無變故發生。水陸商務既不至於受戰爭停頓，也不至於爲土匪影響，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樂生。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發生別的死亡大變，爲一種不幸所絆倒，覺得十分傷心外，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不會爲這邊城人民所感到。

五

邊城所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是端午，中秋，與過年。三個節

日過去三五十年前，如何興奮了這地方人，直到現在，還毫無什麼變化，仍能成爲那地方居民最有意義的幾個日子。

端午日，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王字。任何人家到了這天必皆可以吃魚吃肉。大約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全茶峒人就皆吃了午飯，把飯吃過後，在城裏住家的，莫不倒鎖了門，全家出城到河邊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腳樓門口邊看，不然就站在稅關門口與各個碼頭上看。河中龍船以長潭某處作起點，稅關前作終點，因爲這一天軍官稅官以及當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稅關前看熱鬧。划船的事各人在數天以前就早有了準備，分組分幫各自選出了若干身體結實手脚伶俐的小夥子，在潭中練習進退，

船隻的形式，與平常木船皆不相同，形體一律又長又狹，兩頭高高翹起，船身繪着朱紅顏色長線，平常時節多擱在河邊乾燥洞穴裏，要用牠時，拖下水去。每隻船可坐十二個到十八個槳手，一個帶頭的，一個鼓手，一個鑼手。槳手每人持一支短槳，隨了鼓聲緩促爲節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頭上，頭上綁裹着紅布包頭，手上拏兩枝小令旗，左右揮動，指揮船隻的進退。擂鼓打鑼的，多坐在船隻的中部，船一划動便即刻蓬蓬鏜鏜把鑼鼓很單純的敲打起來，爲划槳水手調理下槳節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聲，故每當兩船競賽到劇烈時，鼓聲如雷鳴，加上兩岸人吶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紅玉老鶴河時水戰擂鼓，牛皋水擒楊么時也是水戰擂鼓。凡把船划到前面一點的，必可在

稅關前領賞，一疋紅，一塊小銀牌，不拘纏掛到船上某一個人頭上去，皆顯出這一船合作的光榮。好事的軍人，且當每次某一隻船勝利時，必在水邊放些表示勝利慶祝的五百響邊炮。

賽船過後，城中的戌軍長官，爲了與民同樂，增加這節日的愉快起見，便把綠頭長頸大雄鴨，頸膊上縛了紅布條子，放入河中，儘善於泗水的軍民人等，下水追趕鴨子。不拘誰把鴨子捉到，誰就成爲這鴨子的主人。於是長潭換了新的花樣，水面各處是鴨子，各處有追趕鴨子的人。

船與船的競賽，人與鴨子的競賽，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牽水碼頭的龍頭大哥順順，年青時節便是一個泗水的高手，入水

中去追逐鴨子，在任何情形下總不落空。但一到次子保送年過十二歲時，已能入水閉氣，余看到鴨子身邊，再忽然從水中冒水而出，把鴨子捉到，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說：『好，這種事有你們來作，我不必再下水了。』於是當真就不下水與人來競爭捉鴨子。但下水救人呢，當作別論。凡幫助人遠離患難，便是入火，人到八十歲，也還是成爲這個人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

天保傜送兩人皆是當地涸水划船好選手。

端午又快來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開會，就決定了屬於河街的那隻船當天入水。天保恰好在那天應向上行，隨了陸路商人過川東龍潭送節貨，故參加的就只傜送。十六個結實如牛犢的小夥子，帶了

香、燈、邊炮，同一個用生牛皮蒙好繪有朱紅太極圖的高腳鼓，到了攔船的河上游山洞邊，燒了香燈，把船拖入水後，各人上了船，燃着邊炮，擂着鼓，這船便如一枝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長潭射去。

那時節還是上午，到了午後，對河漁人的龍船也下了水，兩隻龍船就開始預習種種競賽的方法。水面上第一次聽到了鼓聲，許多人從這鼓聲中，感到了節日臨近的歡悅。住臨河吊脚樓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聲想到遠人。在這個節日裏，必然有許多船隻可以趕回，也有許多船隻只合在半路過節，這之間，便有些眼目所難見的人事哀樂，在這小山城河街間，讓一些人嬉喜，也讓一些人皺眉！

蓬蓬鼓聲掠水越山到了渡船頭那里時，最先注意到的是那隻黃

狗。那黃狗汪汪的吠着，受了驚似的繞屋亂走，有人過渡時，便隨船渡過河東岸去，且跑到那小山頭向城裏一方面大吠。

翠翠正坐在門外大石上用棕葉編蚱蜢蜈蚣玩，見黃狗先在太陽下睡着，忽然醒來便發瘋似的亂跑，過了河又回來，就問牠罵牠：

『狗，狗，你做什麼！不許這樣子！』

可是一會兒那聲音被她發現了，她於是也繞屋跑着，且同黃狗一塊兒渡過了小溪，站在小山頭聽了許久，讓那點迷人的鼓聲，把自己帶到一個過去的節日裏去。

四

還是兩年前的事。五月端陽，渡船頭祖父找人作了代替，便帶了黃狗同翠翠進城，過大河邊去看划船。河邊站滿了人，四隻朱色長船在潭中滑着，龍船水剛剛漫過，河中水皆豆綠色，天氣又那麼明朗，鼓聲蓬蓬響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話不說，心中充滿了不可言說的快樂。河邊人太多了一點，各人皆儘張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黃狗還在身邊，祖父却擠得不見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過不久祖父總會找來的』。但過

了許久，祖父還不來，翠翠便稍稍有點兒着慌了。先是兩人同黃狗進城前一天，祖父就問翠翠：『明天城裏划船，倘若一個人去看，人多怕不怕？』翠翠就說：『人多我不怕，但自己只是一個人可不好玩。』於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個住在城中的老熟人，趕夜裏到城裏去商量，請那老人來看一天渡船，自己却陪翠翠進城玩一天。且因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單，身邊無一個親人，也無一隻狗，因此便約好了那人早上過家中來吃飯，喝一杯雄黃酒。第二天那人來了，吃了飯，把職務委托那人以後，翠翠等便進了城。到路上時，祖父想起什麼似的，又問翠翠，『翠翠，翠翠，人那麼多，好熱鬧，你一個人敢到河邊看龍船嗎？』翠翠說：『怎麼不敢？可是一個人有什麼意

思。『到了河邊後，長灘裏的四隻紅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佔去了，身邊祖父似乎也可有可無了。祖父心想：『時間還早，到收場時，至少還得三個時刻。溪邊的那個朋友，也應當來看看年青人的熱鬧，回去一趟，換換地位還趕得及。』因此就告翠翠，『人太多了，站在這裡看，不要動，我到別處去有事情，無論如何總趕得回來伴你回家。』翠翠正爲兩隻競速並進的船迷着，祖父說的話毫不思索皆答應了。祖父知道黃狗在翠翠身邊，也許比他自己在她身邊還穩當，於是便回家看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處時，見代替他的老朋友，正站在白塔下注意聽遠處鼓聲。

祖父喊他，請他把船拉過來，兩人渡過小溪仍然站到白塔下去。那人問老船夫爲什麼又跑回來，祖父就說想替他一會兒故把翠翠留在河邊，自己趕回來，好讓他也過河邊去看看熱鬧，且說，「看得好，就不必再回來，只須見了翠翠告她一聲，翠翠到時自會回家的，小丫頭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走！」但那替手對於看龍船已無什麼興味，却願意同老船夫在這溪邊大石上各自再喝兩杯燒酒。老船夫十分高興，把酒葫蘆取出，推給城中來的那一個。兩人一面談些端午舊事，一面喝酒，不到一會，那人却在岩石上爲燒酒醉倒了。

人既醉倒了，無從入城，祖父爲了責任又不便與渡船離開，留在河邊的翠翠便不能不著急了。

河中划船的決了最後勝負後，城裏軍官已派人駕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羣鴨子，祖父還不見來。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麼地方等着她，因此帶了黃狗各處叢中擠著去找尋祖父，結果還是不得祖父的蹤跡。後來看看天快要黑了，軍人抗了長槳出城看熱鬧的，皆已陸續抗了那樣子的回家。潭中的鴨子只剩下三五隻，捉鴨人也漸漸的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黃昏把河面裝飾了一層薄霧。翠翠望到這個景致，忽然起了一個怕人的想頭，她想：『假若爺爺死了？』

她記起祖父囑咐她不要離開原來地方那一句話，便又爲自己解釋這想頭的錯誤，以爲祖父不來必是進城去或到什麼熟人處去，被人拉著喝酒，故一時不能來的。正因為這也是可能的事，她又不願在天未

斷黑以前，同黃狗趕回家去，只好站在那石碼頭邊等候祖父。

再過一會，對河那兩隻長船已泊到對河小溪裏去不見了，看龍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吊腳樓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燈，且有人敲小斑鼓彈月琴唱曲子。另外一些人家，又有划拳行酒的吵嚷聲音。同時泊在吊腳樓下的一些船隻，上面也有人在擺酒炒菜，把青菜蘿蔔之類，倒進滾熱油鍋裏去時發出砂——的聲音。河面已漾漾曬曬，看去好像只有一隻白鴨在潭中浮著，也只剩一個人追著這隻鴨子。

翠翠還是不離開碼頭，總相信祖父會來找她，同她一起回家。

吊腳樓上唱曲子聲音熱鬧了一些，只聽到下面船上有人說話，一個水手說：『金亭，你聽你那婊子陪川東莊客喝酒唱曲子，我賭個手

指，說這是她的聲音！」另一個水手就說：「她陪他們喝酒唱曲子，心裏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個又說：「身體讓別人玩着，心還想着你；你有什麼憑據？」另一個說：「有憑據。」於是這水手吹着唢呐，作出一個古怪的記號，一會兒，樓上歌聲便停止了。歌聲停止後，兩個水手皆笑了。兩人接着便說了些關於那個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習慣把這種話聽下去，但又不能走開。且聽水手之一說樓上婦人的爸爸是被人殺死的，一共殺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個古怪的想頭，「爺爺死了呢？」便仍然佔據到心裏有一忽兒。

兩個水手還正在談話，潭中那隻白鴨慢慢的向翠翠所在的碼頭邊

游來，翠翠想：『再過來些我就捉住你！』於是靜靜的等着，但那鴨子將近岸邊三丈遠近時，却有個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來水中還有個人，那人已把鴨子捉到手，却慢慢的『蹣水』游近岸邊的。船上人聽到水面的喊聲，在隱約裏也喊道：『二老，二老，你真幹，你今天得了五隻罷。』那水上人說：『這條伙狡猾得很，現在可歸我了。』『你這時捉鴨子，將來捉女人，一定有同樣的本領。』水上那一個不再說什麼，手腳並用的拍着水撈了碼頭。濕淋淋的爬上岸時，翠翠身旁的黃狗，彷彿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的叫了幾聲，那人方注意到翠翠。碼頭上已無別的人，那人問：

「是誰人？」

「是翠翠！」

「翠翠又是誰？」

「是碧溪祖撐渡船的孫女。」

「你在這兒做什麼？」

「我等我爺爺。我等他來。」

「等他來他可不會來，你爺爺一定到城裏軍營裏喝了酒，醉倒後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會這樣子，他答應來找我，他就一定會來的。」

「這裏等也不成，到我家裏去，到那邊點了燈的樓上去，等爺爺來找你好不好？」

翠翠誤會邀他進屋裏去那個人的好意，正記着水手說的婦人醜事，她以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樓上去，本來從不罵人，這時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聽人要她上去，以為欺侮了她，就輕輕的說：

『悖時砍腦殼的！』

話雖輕輕的，那男的却聽得出，且從聲音上聽得出翠翠年紀，便帶笑說：『怎麼，你罵人！你不願意上去，要航在這兒，回頭水裏大魚來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說：『魚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黃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來，那男子把手

中白鴨舉起，向黃狗嚇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黃狗爲了自己被欺還想追過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彷彿只在告訴狗『那輕薄男子還不值得叫』，但男子聽去的却是另外一種好意，放肆的笑着，不見了。

又過了一陣，有人從河街擎了一個廢鐵做成的火炬，喊叫着翠翠的名字來找尋她，到身邊時翠翠却不認識那個人。那人說：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來接她，故搭了過渡以口信來告訴翠翠要她即刻就回去。翠翠聽說是祖父派來的，就同那人一起回家，讓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黃狗時前時後，一同沿了城牆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問那拿火把的人，是誰告他就知道她在河邊。那人說這是二老告他的，他是二

老家裏的夥計，送翠翠回家後還得回轉河街。

翠翠說：『二老他怎麼知道我在河邊？』

那人便笑着說：『他從河裏捉鴨子回來，在碼頭上見你，他說好意請你上家裏坐坐，等候你爺爺，你還罵過他！』

翠翠帶了點兒驚訝輕輕的問：『二老是誰？』

那人也帶了點兒驚訝說：『二老你還不知道？就是雛送二老！就是岳雲！他要我送你回去！』

雛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個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罵人那句話，心裏又吃驚又害羞，再也不說什麼，默默的隨了那火把走去。

翻過了小山岨，望得見對溪家中火光時，那一方面也看見了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即刻把船拉過來，一面拉船一面啞聲兒喊問：「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會祖父，口中却輕輕的說：「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裏鯉魚吃去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來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牽着船問：「翠翠，你怎麼不答應我，生我的氣了嗎？」

翠翠站在船頭還是不作聲。翠翠對祖父那一點兒埋怨，等到把船拉過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個老人後，就完事了。但另一件事，屬於自己無關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個夜晚。

五

兩年日子過去了。

這兩年來兩個中秋節，恰好皆無月亮可看，凡在這邊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舉行，故兩個中秋留給翠的印象，極其平淡無奇。兩個新年雖照例可以看到軍營裏與各鄉來的獅子龍燈，在小教場迎春，鑼鼓喧闐很熱鬧，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龍耍獅子的鎮草兵士，還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處去歡迎炮仗烟火。城中軍營裏，稅關局長公館，河街上一些大字號，莫不預先截老

毛竹筒，或鑲空棕櫚樹根株，用洞硝拌和礮炭鋼砂，一千翅八百翅把烟火做好。好勇敢樂的光身軍士，玩着燈打着鼓來了，小邊炮如落雨的樣子，從懸到長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燈的肩背上，鑼鼓催動急促的拍子，大家皆爲這事情十分興奮。邊炮放過一陣後，用長凳綁着的大筒燈火，在敵坪一端燃起了引線，先是驟驟的流瀉白光，慢慢的這白光便吼曬起來，作出如雷如虎驚人的聲音，白光向上空衝去，高至二十丈，下落時便洒散着滿天花雨。玩燈的兵士，在火花中繞着圈子，儼然毫不在意的樣子。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過這樣的熱鬧，留下一個熱鬧的印象，但這印象不知爲什麼原因，總不如那個端午所經過的事情甜而美。

翠翠爲了不能忘記那件事，上年一個端午又同祖父到城邊河街去看了半天船，一切玩得正好時，忽然落了行雨，無人衣衫不被雨濕透，爲了避雨，祖孫二人同那隻黃狗，走到順順吊腳樓上去，擠在一個角隅裏。有人抗凳子從身邊過去，翠翠認得那人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給祖父：

「爺爺，那個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擎了火把走路時，真像個嘍囉！」

祖父當時不作聲，等到那人回頭又走過面前時，就一把抓住那個人，笑嘻嘻說：

「嗨嗨，你這個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還怕酒裏有毒，

把你這個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翠翠，你大長了！二老說你在河邊大魚會吃你，我們這里河中的魚，現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話不說，只是抵起嘴唇笑着。

這一次雖在這邊，長年口中聽到個「二老」名字，却不曾見及這個人。從祖父與那長年談話裏，翠翠聽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灘過端午的。但這次不見二老却認識了「大老」，且見着了那個一地名出的順順。大老把河中的鴨子捉回家裏後，因為守渡船的老傢伙稱讚了那隻肥鴨兩次，順順就要大老把鴨子給翠翠。且知道祖孫二人所

過的日子，十分拮据，節日裏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許多三角粽子。

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談話時，翠翠雖裝作眺望河中景緻，耳朵却把每一句話聽得清清楚楚。那人向祖父說翠翠長得很美，問過翠翠年紀，又問有不有人家。祖父則很快樂的誇獎了翠翠不少，且似乎不許別人來關心翠翠的婚事，故一到這件事便閉口不談。

回家時，祖父拖了那隻白鴨子同別的東西，翠翠打火把引路。兩人沿城牆走去，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說：「順順是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這一家人都好！」翠翠說：「一家人都好，你認識他們一家人嗎？」祖父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所在，因為今天太高興一點，便笑着說：「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婦，請人來做媒，你答

「應不答應？」翠翠就說：「爺爺，你瘋了！再說我就生你的氣！」

祖父話雖不說了，心中却很顯然的還轉着這些不好的可笑的念頭。翠翠着了惱，把火炬向路兩旁亂晃着，向前快快的走去了。

「翠翠，莫鬧，我摔到河裏去，鴨子會走脫的！」

「誰也不希罕那隻鴨子！」

祖父明白翠翠爲什麼事不高興，祖父便唱起搖櫓人駛船下灘時催櫓的歌聲，聲音雖然啞沙沙的，字眼兒却穩穩當當毫不含糊。翠翠一面聽着一面向前走，忽然停住了發問：

「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

祖父不說什麼，還是唱着，兩人皆記順順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灘

過節，但誰也不明白另外一個人的記憶所止處。祖孫二人便沉默的一直走還家中。到了渡口，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邊等候他們。幾人渡過溪到了家中，剝粽子吃，到後那人要進城去，翠翠趕即爲那人點上火把，讓他有火把照路。人過了小溪上小山時，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說：

『爺爺，看嚙囉上山了啊！』

祖父把手攀引着橫欄，注目溪面的薄霧，彷彿看到了什麼東西，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祖父靜靜的拉船過對岸家邊時，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邊，因爲過節，明白一定有鄉下人從城裏看龍船，還得乘黑趕回家鄉。

六

白日裏，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個賣皮紙的過渡人有所爭持。一個不能接受所給的錢，一個却非把錢送給老人不可。正似乎因為那個過渡人送錢氣派，使老船夫受了點壓迫，這撐渡船人就儼然生氣似的，迫着那人把錢收回，使這人不得不把錢捏在手裏，但船攏岸時，那人跳上了碼頭，一手銅錢向船艙裏一撒，却笑迷迷的忽忽忙忙走了。老船夫手還得拉着船讓別一個人上岸，無法去追趕那個人，就喊小山頭的孫女：

「翠翠，翠翠，爲我拉着那個賣皮紙的小夥子，不許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麼會事，當真便同黃狗去攔着那第一個下山人。

那人笑着說：

『不要攔我！……』

正說着，第二個商人趕來了，就告給翠翠是什麼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賣紙人衣服不放，只說：『不許走！不許走！』黃狗爲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見一致，也便在翠翠身邊汪汪的吠着。其餘商人皆笑着，一時不能走路。祖父氣吁吁的趕來了，把錢強迫塞到那人手心裡，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擔子上去，搓着兩手笑着說：『走呀！你們上路走！』那些人於是全笑着走了。

翠翠說：「爺爺，我還以為那人偷你東西同你打架！」

祖父就說：

「他送我好些錢，我纔不要這些錢！告他不要錢，他還同我吵，不講道理！」

翠翠說：「全還給他了嗎？」

祖父抿着嘴把頭搖搖，裝成狡猾得意神氣笑着，把扎在腰帶上留下的那枚單銅子取出，送給翠翠。且說：

「他得了我們那把烟葉，可以吃到鎮寧城！」

遠處鼓聲又蓬蓬的響起來了，黃狗張着兩個耳朵聽着。翠翠問祖父，聽不聽到什麼聲音。祖父一注意，知道是什麼聲音了，便說：

『翠翠，端午又來了。你記不記得去年天保大老送你那隻肥鴨子。早上大老同一羣人上川東去，過渡時還問你。你一定忘記那次落的行雨。我們這次若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記不記得我們兩人用火把照路回家？』

翠翠還正想起兩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問，翠翠却微帶點兒惱着的神氣，把頭搖搖，故意說：『我記不得，我記不得。』其實她那意思就是『我怎麼記不得？！』

祖父明白那話裏意思，又說：『前年還更有趣，你一個人在河邊等我，差點兒不知道回來，我還以為大魚會吃掉你！』

提起舊事翠翠噙的笑了。

『爺爺，你還以為大魚會吃掉我？！是別人家說我，我告訴你！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讓城中的那個爺爺把裝酒的葫蘆吃掉！你這種記性！』

『我人老了，記性也壞透了。翠翠，現在你也人大了，一個人一定敢上城看船不怕魚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應當守船呢。』

『人老了纔當守船。』

『人老了應當歇憩！』

『你爺爺還可以打老虎，人不老！』祖父說着，於是，把膀子彎曲起來，努力使筋肉在局束中顯得又有力又年青，且說：『翠翠，你

不信，你咬」。

翠翠睨着腰背微駝的祖父，不說什麼話。遠處有吹哨哪的聲音，她知道那是什麼事情，且知道哨哪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過家中那邊岸旁去。爲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親的喜轎，翠翠還爬到屋後塔下去眺望。過不久，那一夥人來了，兩個吹哨哪的，四個強壯鄉下漢子，一頂空花轎，一個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青年，另外還有兩隻羊；一個牽羊的孩子，一罈酒，一盒糞紙；一個擔禮物的人。一夥人上了渡船後，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翠翠却傍花轎站定，去欣賞每一個人的臉色與花轎上的流蘇。攏岸後，團總兒子模樣的人，從扣花抱肚裏掏出了一個小紅紙包封，遞給老船夫。

這是規矩，祖父再不能說不接收了。但得了錢祖父却說話了，問那個人，新娘是什麼地方人，明白了，又問姓什麼，明白了，又問多大年紀，一起皆弄明白了，吹嗩哪的一上岸後又把嗩哪嗩哪吹起來，一行人便翻山走了。祖父同翠翠留在船上，感情彷彿皆追着那嗩哪聲音走去，走了很遠的路方回到自己身邊來。

祖父掂着那紅紙包封的分量說：「翠翠，宋家堡子裏新娘只十五歲。」

翠翠明白祖父這句話的意思所在，不作理會，靜靜的把船拉動起來。

到了家邊，翠翠跑還家中去取小小竹子做的雙管嗩哪，請祖父坐

在船頭吹『娘送女』曲子給她聽，她却同黃狗跑到門前大岩石上蔭處看天上的雲。白日漸長，不知什麼時節，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黃狗睡着了。

七

邊 坡

到了端午。祖父同翠翠在三天前業已預先約好，祖父守船，翠翠同黃狗過順順吊腳樓去看熱鬧。翠翠先不答應，後來答應了。但過了一天，翠翠又翻悔回來，以爲要看兩人去看，要守船兩人守船。祖父明白那個意思，是翠翠玩心與愛心相戰爭的結果。爲了祖父的牽絆，應當玩的也無法去玩，這不成！祖父含笑說：「翠翠，你這是爲什麼？說定了的又翻悔，同茶峒人平素品德不相稱。我們應當說『是一，不許三心二意。我記性並不壞到這樣子，把你答應了我的即刻

忘掉！」祖父聽那麼說，很顯然的事，祖父對於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了，祖父有點傲然不樂了。見祖父不再說話，翠翠就說：『我走了，誰陪你？』

祖父說：『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皺攏去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

祖父心想：『你總有一天會要走的。』但不敢提這件事。祖父一時無話可說，於是走過屋後塔下小園裏去看蔥，翠翠跟過去。

『爺爺，我決定不去，要去讓船去，我替船陪你！』

『好，翠翠，你不去我去，我還得戴了朵紅花，裝老太婆去見誠面！』

兩人皆爲這句話笑了許久。

祖父理釵，翠翠却摘了一根大蔥吹着，有人在東岸喊過渡，翠翠不讓祖父佔先，便忙着跑下去，跳上了渡船，援着橫溪攆子拉船過溪去接人。一面拉船一面喊祖父：

「爺爺，你唱，你唱！」

祖父不唱，却只站在高岩上望翠翠，把手搖着，一句話不說。

祖父有點心事。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無意中提到什麼時，會紅臉了。時間在成長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上負點兒責。她歡喜看撲粉滿臉的新嫁娘，歡喜說到關於新嫁娘的故事，歡喜把野花戴到頭上。

去，還歡喜聽人唱歌。茶峒人的歌聲，纏綿處她已領略得出。她有時彷彿孤獨了一點，愛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雲一顆星凝眸。祖父若問：『翠翠，想什麼，』她便帶著點兒害羞情緒，輕輕的說：『翠翠不想什麼。』但在心裏却同時又自問：『翠翠，你想什麼？』同是自己也在心裏答着：『我想的很遠，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麼！』她的確在想，又的確連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什麼。這女孩子身體既發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年齡自然而來的一件『奇事』，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祖父明白這類事情對於一個女子的影響，祖父心情也變了些。祖父是一個在自然裏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現象，就有了

些不能安排處。因為翠翠的長成，使祖父記起了些舊事，從掩埋在一堆時間裏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東西。

翠翠的母親，某一時節原同翠翠一個樣子。眉毛長，眼睛大，皮膚紅紅的。也非得使人憐愛——也懂在一些小處，使家中長輩快樂。也彷彿永遠不會同家中這一個分開。但一點不幸來了，她認識了那個兵。這些事從老船夫說來誰也無罪過，只應『天』去負責。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這種不幸的安排。到底還像年青人，說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

並且那時還有個翠翠。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媽媽一樣，老船夫的年齡，還能把小雛兒再撫育下去嗎？人願意神却不同意！人太老了，應

當休息了，凡是一個良善的鄉下人，所應得到的勞苦與不幸，全得到了。假若另外高處有一個上帝，這上帝且有一雙手支配一切，很明顯的事，十分公道的辦法，是應把祖父先收回去，再來讓那個年青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應分接受那一分的。

可是祖父不那麼想。他爲翠翠擔心。他有時便躺到門外岩石上，對着星子想他的心事。他以爲死是應當快到了的，正因爲翠翠人已長大了，證明自己也真正老了。無論如何，得讓翠翠有個著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憐母親交托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麼樣的方不委屈她？

前幾天順順家天保大老過溪時，同祖父談話，這心直口快的青年

人，第一句話就說：

『老伯伯，你翠翠長得真標緻，再過兩年，若我有閒空，能留在茶棚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鴉到處飛，我一定每夜到這溪邊來爲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獎勵這種自白。一面把船拉動，一面把那雙小眼睛瞅着大老。

於是大老又說：

『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只宜於聽點茶棚人的歌聲，不能作茶棚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個照料家務的媳婦。』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走得好，唉，這

兩句話說是古人爲我說的！」

祖父慢條斯理把船轉了頭，讓船尾傍岸，就說：

『大老，也有這種事兒！你瞧着吧。』

那青年走去後，祖父溫習著那些出於一個男子口中的真話，實在又愁又喜。翠翠若應當交托一個人，這個人是不是適宜於照料翠翠？當真交托了他，翠翠是不是願意？

初五大清早落了點毛毛雨，上游且漲點了『龍船水』，河水已作豆綠色。祖父上城買辦過節的東西，戴了個棕粃葉『斗篷』，攜帶了一個籃子，一個裝酒的大葫蘆，肩頭上掛了個蓆毯，其中放了一吊六百錢，就走了。因為是節日，這一天從小村小寨帶了銅錢擔了貨物上城去辦貨掉貨的極多，這些人起身也極早，故祖父走後，黃狗就伴同翠翠守船。翠翠頭上戴了一個嶄新的斗篷，把過渡人一跨一跨的送來送去。黃狗坐在船頭，每當船攏岸時必先跳上岸邊去銜繩頭，引起每

個過渡人的興味。有些過渡鄉下人也攬了狗上城，照例如俗話說的，「狗離不得屋，」一離了自己的家，即或傍着主人，也變得非常老實了，到過渡時，翠翠的狗必走過去嗅嗅，從翠翠方面討取了一個眼色，似乎明白翠翠的意思，就不敢有什麼舉動。直到上岸後，把拉繩子的事情作完，眼見到那隻陌生的狗上山去了，也必跟着追去。或者向狗主人輕輕吠着，或者逐着那陌生的狗，必得翠翠帶點兒噉懷的嚷着：「狗，狗，你狂什麼？還有事情做，你就跑呀！」於是這黃狗趕快跑回船上來，且依然滿船聞嗅不已。翠翠說：「這算什麼輕狂舉動！跟誰學得的！還不好好跑到那邊去！」狗儼然極其懂事，便即刻到牠自己原來地方去，只間或又想像起什麼似的，輕輕的吠幾聲。

雨落個不止，溪面一片烟，翠翠在船上無事可作時，便算着老船夫的行程。她知道他這一去應到什麼地方碰到什麼人，談些什麼話，這一天城門邊應當是些什麼情形，河街上應當是些什麼情形，『心中一本冊』，她完全如同眼見到的那麼明明白白。她又知道祖父的脾氣，一見城中相熟糴子上人物，不管是馬夫火夫，總會把過節時應有的頌祝說出。這邊說，『副爺，你過節吃飽喝飽！』那一個便也將說，『划船的，你吃飽喝飽！』這邊若說着如上的話，那邊人說，『有什麼可以吃飽喝飽？四兩肉，兩碗酒，既不會飽也不會醉！』那麼，祖父必很誠實邀請這熟人過碧溪喝個夠量。倘若有人當時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蘆中的酒，這老船夫也從不吝嗇，必很快的就把葫蘆遞

過去。酒喝過了，那兵營中人捲舌子舐着嘴唇，稱讚酒好，於是又必被勒迫着喝第二口。酒在這種情形下少起來了，就又跑到原來鋪上去，加滿爲止。翠翠且知道祖父還會到碼頭上去同兩擺岸一天兩天的上水船水手談談話，問問下河的米價鹽價，有時且彎着腰鑽進那帶有海帶鮓魚味，以及其他油味、醋味、柴烟味的船艙裏去，水手們從小罇中抓出一把紅棗，遞給老船夫，過一陣，等到祖父回家被翠翠埋怨時，這紅棗便成爲祖父與翠翠和解的工具。祖父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許多鋪子上商人送他粽子與其他東西，作爲對這個忠於職守的划船人一點敬意，祖父雖嘆著『我帶了那麼一大堆，回去會把老骨頭壓斷』，可是不管如何，這些東西多少總得領點情。走到賣肉案桌邊

去，他想『買肉』人家却不願接錢，屠戶若不接錢，他却寧可到另外一家去，決不想沾那點便宜。那屠戶說，『爺爺，你爲人那麼硬算什麼？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但不行，他以為這是血錢，不比別的事情，你不收錢他會把錢預先算好，猛的一把錢擲到大而長的錢筒裏去，攪了肉就走去的。賣肉的明白他那種性情，到他稱肉時總選取最好的一處，且把分量故意加多，他見及時却將說：『喂喂，大老闆，我不要你那些好處！腿上的肉是城裏人炒魷魚肉絲用的肉，莫同我開玩笑！我要夾項肉，我要濃的糯的，我是個划船人，我要拿去燉葫蘆荀喝酒的！』得了肉，把錢交過手時，自己先數一次，又囑咐屠戶再數，屠戶却照例不理會他，把一手錢嘩的向長竹筒口丟去，他於是筋

直是嬌媚的微笑著走了。屠戶與其他買肉人，見到他這種神氣，必笑個不止。……

翠翠還知道祖父必到河街上順順家裏去。

翠翠溫習着兩次過節兩個日子所見所聞的一切，心中很快樂，好像目前有一個東西，同早間在床上閉了眼睛所看到那種捉摸不定的黃葵花一樣，這東西彷彿很明朗的在眼前，却看不準，抓不住。

翠翠想：『白雞真出老虎嗎？』她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想起白雞關。

於是又想：『三十二個人搖六匹橈，上水走風時張起個大篷，一百幅白布拼成的一片東西，先在這樣大船上過洞庭湖，多可笑……』

她不明白洞庭湖有多大，也就從不見過這種大船，更可笑的，還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却想到這個問題！

一羣過渡人來了，有擔子，有跑差模樣的人物，另外還有母女二人。母親穿了新漿洗得硬朗的藍布衣服，女孩子臉上塗着兩餅紅色，穿了新衣，上城到親戚家中去拜節看龍船的。等待衆人上船穩定後，翠翠一面望着那小女孩，一面把船拉過溪去。那小孩從翠翠估來年紀也將十歲了。神氣却很嬌，似乎從不能離開過母親。腳下穿得是一雙尖頭新油過的釘鞋，上面沾污了些黃泥。褲子是那種翻紫的蔥綠布做的。見翠翠儘是望她，她也便看着翠翠，眼睛光光的如同兩粒水晶球。那母親模樣的婦人便問翠翠，年紀有幾歲。翠翠笑着，不高興答

應，却反問小女孩今年幾歲。聽那母親說十二歲時，翠翠忍不着笑了。那母女顯然是財主人家的妻女，從神氣上就可看出的。翠翠注視那女孩，發現了女孩子手上還帶得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閃着白白的亮光，心中有點兒愛慕。船傍岸後，人陸續的上了岸，婦人從身上摸出一銅子，塞到翠翠手中，就走了，翠翠當時竟忘了祖父的規矩了，也不說道謝，也不把錢退還，只望着這一行人中那個女孩子身後發癡，一行人正將翻過小山時，翠翠忽又忙忽忽的追上去，在山頭上把錢還給那婦人。那婦人說：「這是送你的！」翠翠不說什麼，只微笑把頭儘搖，且不等婦人來得及說第二句話，就很快的向自己渡船邊跑去了。

到了渡船上，溪那邊又有人喊過渡，翠翠把船又拉回去。第二次過渡是七個人，又有兩個女孩子，也同樣因為看龍船特意換了乾淨衣服，像貌却並不如何美觀，因此使翠翠更不能忘記先前那一個。

今天過渡的人特別多，其中女孩子比平時更多，翠翠既在船上拉繩子擺渡，故見到什麼好看的，極古怪的，人乖的，眼睛眸子紅紅的，莫不在記憶中留下個印象。無人過渡時，等着祖父祖父又不來，便儘只反複溫習這些女孩子的神氣。且輕輕的無所謂的唱着：

『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麼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

城中有人下鄉的，在河街上一個酒店前面，曾見及那個撐渡船的老頭子，把葫蘆嘴推讓給一個年青水手，請水手喝他新買的白燒酒，翠翠問及時，那城中人就告給她所見到的事情。翠翠笑祖父的慷慨不是時候，不是地方。過渡人走了，翠翠就在船上又輕輕的哼着巫師迎神的歌玩。

那首歌聲音既極柔和，快樂中又微微憂，歌調末尾說：

「福祿綿綿是神恩，

和風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飯當前陳，

肥豬肥羊火上烹！

.....

洪秀全，李鴻章，

你們在生是霸王，

殺人放火盡節全忠各有道，

今來坐席又何妨！

.....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風清好過河！

醉時携手同歸去，

我當爲你再唱歌！

唱完了這歌，翠翠覺得有一絲兒淒涼。她想起秋末還廬時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

遠遠鼓聲已起來了，她知道輪有朱紅長線的龍船這時節已下河了，細雨還依然落個不止，溪面一片烟。

九

祖父回家時，大約已將近平常吃早飯時節了，肩手上皆是東西，一上小山頭便喊翠翠，要翠翠拉船過小溪來迎接他。翠翠眼看到多少人皆進了城，正在船上急得莫可奈何，聽到祖父的聲音，神旺了，銳聲答着：「爺爺，爺爺，我來了！」老船夫從碼頭邊上了渡船後，把肩上手上的東西皆擺到船頭上，一面幫着翠翠拉船，一面向翠翠笑着，如同一個小孩子，神氣充滿了謙虛與羞怯。「你急壞了，是不是？」翠翠本應埋怨祖父的，但她却回答說：「爺爺，我知道你

在河街上勸人喝酒，好玩得很。」翠翠還知道祖父極高興到河街上去玩，但如此說來，將更使祖父害羞亂壞了，故不提出。

翠翠把擱在船頭的東西一一估記在眼裏，不見了酒葫蘆。翠翠嗤的笑了。

「爺爺，你倒大方，諸副爺同船上人吃酒，連葫蘆也吃到肚裏去了！」

祖父笑着，

「那里，那里，我那葫蘆被順順大哥，扣下了，他見我在河街上請人喝酒，就說：『喂，喂，擺渡的張橫，這不成的。你不開糟坊，如何這樣子。把你那個放下來，請我全喝了罷。』他當真那麼說，請

我全喝了罷。我把葫蘆放下了。但我猜想他是同我鬧着玩的。他家裏還少熱酒嗎？翠翠，你說，……」

「爺爺，你以爲人家真想喝你的酒，便是同你開玩笑嗎？」

「那是怎麼的？」

「你放心，人家一定因爲你請客不是地方，故扣下你的葫蘆，等等就會爲你送來的，你還不明白，真是！……」

「唉，當真會是這樣的！」

說着船已攏了岸，翠翠搶先爲祖父搬東西，但結果却只拿了那尾魚，那個花褶襖；褶襖中錢已用光了，却有一包白糖，一包小餅子。

兩人剛把新買的東西搬運到家中，對溪就有人喊過渡，祖父要翠看着肉菜免得被野貓拖去，爭着下溪去做事，一會兒，便同那個過渡人嚷着到家中來了。原來這人便是送酒葫蘆的。只聽到祖父說：

「翠，你猜對了。人家當真把酒葫蘆送來了！」

翠來不及向灶邊走去，祖父同一個年紀青青的臉黑肩膊寬的人物，便進到屋裏了。

翠同客人皆笑着，讓祖父把話說下去。客人又望着翠笑，翠彷彿明白爲什麼被人望着，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走到灶邊燒火去了。溪邊又有人喊過渡，翠趕忙跑出門外船上去，把人渡過了溪。恰好又有人過溪。天雖落小雨，過渡人却分外多，一連三次。翠在

船上一面作事一面想起祖父的趣處。不知怎麼的，從城裏被人打發來送酒葫蘆的，她覺得好像是個熟人。可是眼睛裏像是熟人，却不明白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但也正像是不肯把這人想到某方面去，方猜不着這來人的身分。

祖父在岩坎上邊喊：「翠翠，翠翠，你上來歇歇，陪陪客！」本來無人過渡便想上岸去燒火，但經祖父一喊，反而不上岸了。

來客問祖父「進不進城看船」，老渡船夫就說「應當看守渡船」。兩人又談了些別的話。到後來客方言歸正傳：

「伯伯，你翠翠像個大人了，長得很好看！」

撐渡船的笑了。「口氣同哥哥一樣，倒爽快呢。」這樣想着，却

那麼說：『二老，這地方配受人稱讚的只有你，人家都說你好看！
『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錦雞，』全是特爲顯揚你這個人好處的警
句！』

『但是，這很不公平。』

『很公平的！我聽船上人說，你上次押船，船到三門下面白雞關
灘出了事，從急浪中你援救過三個人，你們在灘上過夜，被村子裏女
人見着了，人家在你棚子邊唱歌一夜，是不是真事？』

『不是女人唱歌一夜，是狼嚎。那地方著名多狼，只想得機會吃
我們！』

老船夫笑了，『那更妙！人家說的話還是很對的。狼是只吃姑。

娘，吃小孩，吃標緻青年，像我這種老骨頭，牠不會要的！」

那二老說：「伯伯，你到這里見過兩萬個日頭，別人家全說我們這個地方風水好，出大人，不知爲什麼原因，如今還不出大人？」

「你是不是說風水好應出有大名頭的人？我以爲這種人，不生在這我們這個小地方，也不礙事。我們有聰明，正直，勇敢，耐勞的年青人，就夠了。像你們父子兄弟，爲本地也增光！」

「伯伯，你說得好，我也是那麼想。地方不出壞人出好人，如伯伯那麼樣子，人雖老了，還硬朗得同顆楠木樹一樣，穩穩當當的活到這塊地面，又正經，又大方，難得的咧。」

「我是老骨頭了，還說什麼。日頭，雨水，走長路，挑分量沉重

的擔子，大吃大喝，挨餓受寒，自己分上的皆拿過了，不久就會餓到這冰涼土地上餓蛆吃的。這世界有得是你們小夥子分上的一切，好好的幹，日頭不辜負你們，你們也莫辜負日頭！」

「伯伯，看你那麼勤快，我們年青人不敢辜負日頭！」

說了一陣，二老想走了，老船夫便站到門口去喊叫翠翠，要她到屋裏來燒水煮飯，掉換他自己看船。翠翠不肯上岸，客人却已下船了，翠翠把船拉動時，祖父故意裝作埋怨神氣說：

「翠翠，你不上來，難道要我在這裏做媳婦煮飯嗎？」

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見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臉背過去，抿着嘴兒，很自負的拉着那條橫纜，船慢慢拉過對岸了。客人站在船頭同翠

翠設話：

「翠翠，吃了飯，同你爺爺去看划船吧？」

翠翠不好意思不說話，便說：「爺爺說不去，去了無人守這個船！」

「你呢？」

「爺爺不去我也不去。」

「你也守船嗎？」

「我陪我爺爺。」

「我要一個人來替你們守渡船，好不好？」

碰的一下船頭已撞到岸邊土坎上了，船擋岸了。二老向岸上——

躍，站在岸上說：

「翠翠，難爲你！……我回去就要人來替你們，你們快吃飯，一同到我這裏去看船，今天人多咧。」

翠翠不明白這陌生人的好意，不懂得爲甚麼一定要到他家中去看船，抿着小嘴笑笑，就把船拉回去了。到了家中一邊溪岸後，只見那個人還正在對溪小山上。翠翠回轉家中，到灶口邊去燒火，一面把帶點濕氣的草塞進灶裏去，一面向正在把客人帶回的那一葫蘆酒試着的祖父詢問：

「爺爺，那人說回去就要人來替你，要我們兩人去看船，你不去？」

『你高興去嗎？』

『兩人同去我高興。那個人很好，我像認得他，他是誰？』

祖父心想：『這倒對了，人家也覺得你好！』祖父笑着說：『翠，你不記得你以前在大河邊時，有個人說要讓大魚咬你嗎？』

翠明白了，却仍然裝不明白問：『他是誰？』

『順順船總家的二老，他認識你你不認識他啊！』他抿了一口酒，像讚美這個酒又像讚美另一個人，低低的說：『好的，妙的，這是難得的。』

過渡的人在門外坎下叫喚着，老祖父口中還是『好的，妙的，……』忽忽的下船做事去了。

+

吃飯時隔溪有人喊過渡，翠翠捨着下船，到了那邊，方知道原來過渡的人，便是船總順順家派來作替手的水手，一見翠翠就說道：『二老要你們一吃了飯就去，他已下河了。』見了祖父又說：『二老要你們吃了飯就去，他已下河了。』』

張耳聽聽，便可聽出遠處鼓聲已較密，從鼓聲裏使人想到那些極狹的船，在長潭中筆直前進時，水面上畫着如何美麗的長長的線路！新來的人茶也不吃，便在船頭站妥了，翠翠同祖父吃飯時，邀他

喝一杯，只是搖頭推辭。祖父說：

「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要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去呢？」

「我本來也不想去，但我願意陪你去。」

祖父微笑着，「翠翠，翠翠，你陪我去，好的，你陪我去！」

.....

祖父同翠翠到城裏大河邊時河邊早站滿了人。細雨已經停止，地面還是濕濕的，祖父要翠翠過河街船總家吊樓上去看船，翠翠却以爲站在河邊較好。兩人雖在河邊站定，不多久，順順便派人把他們請

去了。吊腳樓上也有了很多的人。早上過渡時，爲翠翠所注意的鄉紳妻女，受順順的款待，佔據了最好窗口，一見到翠翠，那女孩子就說：『你來，你來！』翠翠帶著點兒羞怯走去，坐在他們身邊後，祖父便走開了。

祖父并不看龍船競渡，却爲一個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遠近，過一個新碾坊看水碾子去了。老船夫對於水碾子原來就極有興味的。倚山滾水來一座小小茅屋，屋中有那麼一個圓石片子，固定在一個橫軸上，斜斜的攔在石槽裏，當水開門抽去時，流水衝激地下的暗輪，上面的石片便飛轉起來。作主人的管理這個東西，把毛穀倒進石槽中去，把碾好的米弄出放在屋角隔籬子裏，再篩去糠灰。地下全是糠

灰，自己頂上包著塊白布帕子，頭上肩上也全是糠灰。天氣好時就在碾坊前後隙地裏種些蘿蔔青菜大蒜四季蔥。水溝壞了，就把褲子脫去，到河裏去堆砌石頭修理洩水處。管理一個碾坊比管理一隻渡船有趣味，一看也就明白了。但一個撐渡船的想有座碾坊，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屬於當地小財主的。那熟人把老船夫帶到碾坊邊時，就告給他這碾坊業主爲誰。兩人一面各處觀察一面說話。

那熟人用腳踢著新碾盤說：

「中泰人自己坐在高山上，却歡喜來到這大河邊置產業；這是中泰王團總的，大錢七百吊！」

老船夫轉著那雙小眼睛，很羨慕的去看一切，把頭點著，且對於

碾坊中物件——加以很得體的批評。後來兩人就坐到那還未完工的白木條凳上去，熱人又說到這碾坊的將來，似乎是團總女兒陪嫁的粧奩。那人於是想起了翠翠，且記起大老託過他的事情來了，便問道：

「伯伯，你翠翠今年十幾歲？」

「十四歲」。老船夫說過這句話後，便接着在心中計算過去的年
月。

「十四歲多能幹！將來誰得她真有福氣！」

「有什麼福氣？又無碾坊陪嫁，一個光人。」

「別說一個光人，兩隻手敵得五座碾坊！洛陽橋也是魯般兩隻手造的！……」這樣那樣的說着，那人笑了。

老船夫也笑了，心想：『翠翠將來也去造洛陽橋吧，新鮮事！』

那人過了一會又說：

『茶峒年青男子眼睛光，選媳婦也極在行。伯伯，你若不多我的心時，我就說個笑話給你聽。』

老船夫問：『是什麼笑話。』

那人說：『伯伯你若不多心時，這笑話也可以當真話去聽啊。』

接着說的下去就是順順家大老如何在人家讚美翠翠，且如何託他來探聽老船夫口氣那麼一件事。末了同老船夫來轉述另一回會話的情形。『我問他：『大老，大老，你是說真話還是說笑話？』他就說：『你爲我去探聽探聽那老的，我歡喜翠翠，想要翠翠，是真話呀！』

我說：「我這口鐘得很，說出了口老的一巴掌打來呢？」他說：「你怕打，你先當笑話去說，不會挨打的！」所以，伯伯，我就把這件真事情當笑話來同你說了。你試想想，他初九從川東回來見我時，我應當如何回答他？」

老船夫記前一次大老親口所說的話，知道大老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順順也歡喜翠翠，故心裏很高興。但這件事照規矩得這個人帶點心親自到碧溪家中去說，方見得慎重其事，老船夫就說：「等他來時你說：老傢伙聽過了笑話後，自己也說了個笑話，他說，『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大老走的是車路，應當由大老爹爹作主，請了媒人來同我說，走的是馬路，應當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對溪高崖上，爲翠翠

唱三年六個月的歌。」

「伯伯，若唱三年六個月的歌勸得翠翠的心，我趕明天就自己來唱歌了。」

「你以為翠翠肯了我還會不肯嗎？」

「不咧，人家以為你肯了翠翠便無有不肯呢。」

「不能那麼說，這是她的事啊！」

「便是她的事，人家也仍然以為在日頭月光下唱三年六個月的歌，還不如得伯伯說一句話好！」

「那麼，我說，我們就這樣辦，等他從川東回來時要他同順順去說明白，我呢，我也先問問翠翠；若以為聽了三年六個月的歌再跟那

唱歌人走去有意思些，我就請你勸大老走他那彎彎曲曲的馬路。」

「那好的。見了他我就說：『笑話嗎，我已說過了，真話呢，看你自己的命運去了。』當真看他的命運去了，不過我明白他的命運，還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的。」

「不是那麼說！我若捏得定這件事，我馬上就答應了。」

這裏兩人把話說妥後，就過另一處看一隻順順新近買來的三艙船去了，河街上順順吊腳樓方面，却有了如下事情。

翠翠雖被那鄉紳女人喊到身邊去坐，地位非常之好，從窗口望出去，河中一切朗然在望，然而心中可不安寧。擠在其他幾個窗口看熱鬧的人，似乎皆常常把眼光從河中景物挪到這邊幾個人身上來。還有

些人故意裝成有別的事情樣子，從樓這邊走過那一邊，事實上却全爲得是好仔細看看翠翠這方面幾個人。翠翠心中老不自在，只想藉故跑去。一會兒河下的炮聲響了，幾隻從對河取齊的船隻直向這方面划來，先是四條船皆相去不遠，如四枝箭在水面射着，到了一半，已有兩隻船佔先了些，再過一會子，那兩隻船中間便又有一隻超過了并進的船隻而前，看看船到了稅局門前時，第二次炮聲又響，那船便勝利了。這時節勝利的已判明屬於河街人所划的一隻，各處便皆響著慶祝的小邊砲。那船於是沿了河街吊腳樓划去，鼓聲蓬蓬作響，河邊與吊腳樓各處，皆吶喊表示快樂的祝賀。翠翠眼見在船頭站定搖動小旗指揮進退頭上包著紅布的那個年青人，便是送酒葫蘆到碧溪峽的二老，

心中便印着三年前的舊事，『大魚吃掉你！』『吃掉不吃掉，不用你管！』『好的，我不管！』『狗，狗，你也看人叫！』想起狗，翠翠才注意到自己身邊那隻黃狗，已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便離了坐位，在樓上各處找尋她的黃狗，把船頭人忘掉了。

她一面在人叢裏找尋黃狗，一面聽人家正說些什麼話。

一個大臉婦人問：『是誰家的人，坐到順順家當窗口前的那塊好地方？』

一個婦人就說：『是王鄉紳大姑娘，今天說是自己來看船，其實來看人，同時也讓人看！人家有本領坐那好地方！』

『看誰人，被誰看？』

『那鄉紳想同順順成爲一對親家呢。』

『是大老，還是二老呢？』

『是二老呀，等等你們看這岳雲，就會上樓來看他丈母娘的！』
另有一個便插嘴說：『事弄同了，好得很呢，人家有一座嶄新碾坊陪嫁，比十個長年還好一些。』

有人問：『二老怎麼樣？』

有人就輕輕的說：『二老已說過了，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個碾坊的主人！』

『你聽岳雲二老說嗎？』

『我聽別人說的。還說二老歡喜一個撐渡船的。』

『他不要碾坊，要渡船嗎？』

『那誰知道。橫順人是『牛肉炒韭菜，只看各人心裏愛什麼就吃什麼。』渡船不會不如碾坊！』

當時各人眼睛對着河裏，口中說着這些話，却無一個人回頭來注意到身後邊的翠翠。

翠翠臉發火燒走到另外一處去，又聽有兩個人提及這件事。且說：『一切早安排好了，只須要二老一句話。』又說：『只看二老今天那麼一股勁兒，就可以猜想得出這勁兒是岸上一個黃花姑娘給他的！』

誰是激動二老的黃花姑娘？

翠翠人矮了些，在人背後已望不見河中情形，只聽到鼗鼓聲漸近漸激越，岸上吶喊聲自遠而近，便知道二老的船正經過樓下。樓上人也大喊着，雜夾叫着二老的名字，鄉紳太太那方面，且有人放小百子邊炮。忽然又用另外一種驚訝聲音喊着，且同時便見許多人出門向河下走去。翠翠不知出了什麼事，心中有點迷亂，正不知走回原來座位邊去好，還是依然站在人背後好。只見那邊正有人拿了個托盤，裝了一大盤粽子同細點心，在請鄉紳太太小姐用點心，不好意思再過那邊去，便想也擠出大門外到河下去看看。從河街一個鹽店旁邊甬道下河時，正在一排吊腳樓的梁柱間，迎面碰頭一羣人，攙着那個頭包紅布的二老來了。原來二老因失足落水，已從水中爬起來了。路太窄了一

些，翠翠雖閃過一旁，仍然得肘子觸着肘子。二老一見翠翠就說：

『翠翠，你來了，爺爺也來了嗎？』

翠翠臉還發着燒不便作聲，心想：『黃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二老又說：

『怎不到我家樓上去看呢？我已要人替你弄了個好位子。』

翠翠心想：『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

二老不能逼迫翠翠同去，到後便各自走開了。翠翠到河下時，心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分明的東西。是煩惱吧，不是！是憂愁吧，不是！是快樂吧，不，有什麼事情使這個女孩子快樂呢？是生氣了吧，——是的，她當真彷彿覺得自己是在生一個人的氣。河邊人太多了，碼頭

邊淺水中，船桅船篷上，以至於吊腳樓的柱子上，也莫不有人。翠翠自言自語說：『人那麼多，有什麼可看的？』先還以為可以在什麼船上發現她的祖父，但搜尋了一陣，各處却無祖父的影子。她擠到水邊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家中那條黃狗，同順順家一個長年，正在去岸數丈一隻空船上熱鬧。翠翠銳聲叫喊，黃狗張着耳朵昂頭四面一望，便猛的撲下水中，向翠翠方面洩來了。到了身邊時狗身上已全是水，把水抖着且跳躍不已，翠翠便說『得了，你又不翻船，誰要你落水呢？』

翠翠同黃狗找祖父去，在河街上一個木行前恰好遇着了祖父。

老船夫說：『翠翠，我看了個好碾坊，碾盤是新的，水車是新的，

屋上稻草也是新的！水壩管着「耕水，抽水開時水車轉得如蛇螺。」

翠翠帶着點做作問：「是誰的？」

「是誰的？住在山上的王團總的。我聽人說是那中寨人爲女兒作嫁班的東西，好不闊氣，包工就是七百吊大制錢，還不管風車，不管傢什！」

「誰討那個人家的女兒？」

祖父望着翠翠乾笑着，「翠翠，大魚咬你，大魚咬你。」

翠翠因爲對於這件事心中有了個數目，便仍然裝着全不明白，只詢問祖父，「誰個人得到那個碾坊？」

「岳雲二老！」祖父說了又自言自語的說：「有人羨慕二老得到

礪坊，也有人羨慕礪坊得到二老！

『誰羨慕呢，祖父？』

『我羨慕。』祖父說着便又笑了。

翠翠說：『爺爺，你醉了。』

『可是二老還稱讚你長得美呢。』

翠翠：『爺爺，你瘋了。』

祖父說：『爺爺不醉不瘋，……去，我們看他們放鴨子去。』他還想說，『二老捉得鴨子，一定又會送給我們的。』話不及說，二老來了，站在翠翠面前笑着。

於是三個人回到吊腳樓上去。

十一

有人帶了禮物到碧溪，掌水碼頭的順順，當真請了媒人爲兒子向渡船的認親戚來了。老船夫慌慌張張把這個人渡過溪口，一同到家裏去。翠翠正在屋門前剝豌豆，來了客並不如何注意。但一聽到客人進門說『賀喜賀喜』，心中有事，不敢再蹲在屋門邊，就裝作追趕菜園地的雞，拿了竹簍窩唧唧的搖着，一面口中輕輕喝着，向屋後白塔跑去了。

來人說了些閒話，言歸正傳轉述到順順的意見時，老船夫不知如

何回答，只是很驚惶的搓著兩隻繭結的大手，且神氣中則只像在說：『那好的，那妙的，』其實這老頭子却不曾說過一句話。

來人把話說完後，就問作祖父的意見怎麼樣。老船夫笑著把頭點著說：『大老想走車路，這個很好。可是我得問問翠翠，看她自己主張怎麼樣。』來人被打發走後，祖父在船頭叫翠翠下河邊來說話。

翠翠拿了一簸箕豌豆下到溪邊，上了船，嬌嬌的問他的祖父：『爺爺，你有什麼事？』祖父笑著不說什麼，只看翠翠。看了許久。翠翠坐到船頭，低下頭去剝豌豆，耳中聽著遠處竹簾裏的黃鳥叫。翠翠想：『日子長咧，爺爺話也長了。』翠翠心跳著。

過了一會祖父說：『翠翠，翠翠，先前那個人來作什麼，你知道

不知道。」

翠翠說：「我不知道，」說後臉同頸額全紅了。

祖父看看那種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遠處望去，在空霧裏望見了十五年前翠翠的母親，老船夫心中異常柔和了。輕輕的自言自語說：「每一隻船總要有個碼頭，每一隻雀兒得有個窠。」他同時想起那個可憐的母親過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點隱痛，却勉強笑著。

翠翠呢，正從山中黃鳥杜鵑叫聲裏，以及伐竹人噼噼一下一下的砍伐竹聲音裏，想到許多事情。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罵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溶鐵鑪裏洩出的鐵汁，耳朵聽來的，眼

瞎看到的，她似乎皆去溫習牠。她其所以這樣作，又似乎全只爲了希望掉眼前的一樁事而起。但她實在有點誤會了。

祖父說：『翠翠，船總順順家裏請人來爲大老作媒，討你作媳，問我願不願。我呢，人老了。再過三年兩載會過去的，我沒有不願的事體。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想，自己來說。願意，就成了；不願意，也好。』

翠翠弄明白了，人來做媒的大老，不曾把頭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臉燒得厲害，仍然剝她的豌豆，且隨手把空豆莢拋到水中去，望着牠們在流水中從從容容的流去，自己也儼然從容了許多。

見翠翠總不作聲，祖父於是笑了，且說：『翠翠，想幾天不礙

事。洛陽橋並不是一個晚上弄得好的，要日子咧。前次那人來的就向我說到這件事，我已經就告過他：車是車路，馬是馬路，想爸爸作主，請媒人正正經經來說是車路；要自己作主，站到對溪高崖竹林裏爲你唱三年六個月的歌是馬路，——你若歡喜走馬路，我相信人家會爲你在日頭下唱熱情的歌，在月光下唱溫柔的歌，一直唱到吐血喉嚨爛！」

翠翠不作聲，心中只想哭，可是也無理由可哭。祖父是再說下去，便引到死過了的母親來了。說了一陣，沉默了。翠翠悄悄把頭擡過一些，祖父眼中業已釀了一汪眼淚。翠翠又驚又怕怯生生的說：「爺爺，你怎麼的？」祖父不作聲，用大手掌擦着眼睛，小孩子似的咕咕笑着，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

翠翠想趕去却不趕去。

雨後放晴的天氣，日頭炙到人肩背上已有了點兒力量。溪邊蘆葦水楊柳，菜園中菜蔬，莫不繁榮滋茂，帶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氣。草叢裏綠色蚱蜢各處飛着，翅膀搏動空氣時皆啾啾作聲。枝頭新蟬聲音已漸漸宏大。兩山深翠逼人竹簋中，有黃鳥與竹雀杜鵑鳴叫。翠翠感覺着，望着，聽着，同時也思索着：

「爺爺今年七十歲……三年六個月的歌——誰送那隻白鴨子呢？……得碾子的好運氣，碾子得誰更是好運氣？……」

凝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傾倒到水中去了。伸手把那簸箕從水中撈起時，隔溪有人喊過渡。

十二

翠翠第二天第二次在白塔下菜園地裏，被祖父詢問到自己主張時，仍然心兒懂懂的跳着，把頭低下不作理會，只顧用手去掐蔥。祖父笑着，心想：『還是等等看，再說下去這一坪蔥會全掐掉了。』同時似乎又覺得這其間有點古怪處，不好再說下去，便自己接捺到言語，用一個做作的笑話，把問題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天氣漸漸的越來越熱了。近六月時，天氣熱了些，老船夫把一個滿是灰塵的黑缸子，從屋角隅裏搬出，自己還勻出開工夫，拼了幾方

木板，作成一個圓蓋，鋸木頭作成一個架子，且削了個大竹筒，用葛藤繫定，放在鍋邊作爲舀茶的傢具。自從這茶缸移到屋門溪邊後，每早上翠翠就燒一大鍋開水，倒進那缸子裏去。有時缸裏加些茶葉，有時却只放下一些用火燒焦的鍋巴，乘那東西還燃着時便拋進缸裏去。老船夫且照例準備了些發痧肚痛治瘡疔毒子的草根木皮，把這些藥攪在家中當眼處，一見過渡人神氣不對，就忙忽忽的把藥取來，善意的勒迫這過路人使用他的藥方，且告人這許多救急丹方的來源，（這些丹方自然全是他從城中軍醫同巫師學來的。）他終日裸着兩隻膀子，在溪中方頭船上站定，頭上還常常是光光的，一頭短短白髮，在日光下如銀子。翠翠依然是個快樂人，屋前屋後跑着唱着，不走動時

就坐在門前高崖樹蔭下，吹小竹管兒玩。爺爺彷彿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這件事情了。

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來探口氣了，依然是同從前一樣，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打發了媒人上路。回頭又同翠翠談了一次，也依然不得結果。

老船夫猜不透這事情在這什麼方面有個疙疸，解除不去，夜裏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種沉思裏去，隱隱約約體會到一件事情，便是……想到了這裏時，他笑了，爲了害怕而勉強笑了。其實他有點憂愁，因爲他忽然覺得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而且隱隱約約便感覺到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運。一堆過去的事情纏繞而來，不能再睡下去

了，一個人便跑出門外，到那臨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聽河邊紡織娘以及一切蟲類如雨的聲音，許久許久還不睡覺。

這件事翠翠是毫不注意的，這小女孩子日裏儘管玩着，工作着，也同時爲一些很神祕的東西騷擾她那顆心，但一到夜裏，却甜甜的睡着了。

不過一切皆得在一份時間中變化。這一家安靜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連而來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靜空氣完全打破了。

船總順順家中一方面，則天保大老的事已被二老知道了，傩送二老同時也讓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這一對難兄難弟原來皆愛上了那個撐渡船的外孫女。這事情在茶峒人并不希奇，茶峒人的俗話說：

「火是各處可燒的，水是各處可流的，日月是各處可照的，愛情是各處可到的。」有錢船總兒子，愛上一個弄渡船的窮人家女兒，不能成爲希罕的新聞，有一點困難處，只是這兩兄弟到了誰應取得這個女人作媳婦時，是不是也還得照茶峒人規矩，來一次流血的掙扎？

兄弟兩人在這方面是不至於動刀的，但也不作與有「情人奉讓」如大都市儒性男子愛與仇對面時作出的可笑行爲。

那哥哥同弟弟在河上游一個造船的地方看他家中那一隻新船，在新船旁把一切心事全告給了弟弟，且附帶說明，這點愛還是兩年前植下根基的。弟弟微笑着，把話聽下去。兩人從造船處沿了河岸又走到王鄉紳新碾坊去，那大哥就說：

『二老，你倒好，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應當划渡船了。我歡喜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岨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線上種大南竹，圍著這一條小溪作爲我的砦子！』

那二老仍然的聽着，把手中傘的一把彎月形鐵刀隨意斫削路旁的草木，到了碾坊時，却站住了向他哥哥說：

『大老，你信不信這女子早已有了一個？』

『我不信。』

『大老，你信不信這碾坊將來歸我？』

『我不信。』

兩人進了碾坊。

二老說：「你不必——大老，我再問你，假若我不想得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隻渡船，而且這念頭還三年前的事，你信不信呢？」

那大哥真着了一驚，望了一下坐在碾盤橫軸上的攤送二老，知道二老不是說謊，於是站近了一點，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且想把二老拉下來。他明白了這件事，他笑了。他說，「我相信的，你說的是真話！」

二老把眼睛望著他的哥哥，很誠實的說：

「大老，相信我，這是真事。我早就那麼打算到了。家中不答應，那邊若答應了，我當真預備去弄渡船的！——你告我，你呢？」

「爸爸已聽了我的話，爲我要城裏的楊馬兵做保山，向划渡船說

親去了！』大老說到這個求親手續時，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又解釋要保山去的用意，只是『因為老的說車有車路，馬有馬路，我就走了車路。』

『結果呢？』

『得不到什麼結果。』

『馬路呢？』

『馬路呢，那老的說若走馬路，得在碧溪對溪高崖上唱三年六個月的歌。』

『這並不是個壞主張！』

『是呀，一個結巴人話說不出還唱得出。可是這件事輪不到我

了，我不是竹雀，不會唱歌。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孫女兒嫁個會唱歌的水車，還是預備規矩矩嫁個人！」

「那你怎麼樣？」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說句實在話。只一句話。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撐渡船，我也答應了他。」

「唱歌呢？」

「這是你的拿手好戲，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罷，我不會檢馬糞塞你嘴吧的。」

二老看到哥哥那種樣子，便知道爲這件事哥哥感到的是一種如何煩惱了。他明白他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峒人粗鹵爽直一面，弄得

好，掏出心子來給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親舅舅也必是一二是二。大老何嘗不想在車路上失敗時走馬路；但他一聽到二老的坦白陳述後，他就知道馬路只二老有分，他自己的事不能提了。因此他有點氣惱，有點憤慨，自然是無從掩飾的。

二老想出了個主意，就是兩兄弟月夜裏同過碧溪岫去唱歌，莫讓人知道是弟兄兩個，兩人輪流唱下去，誰得到回答，誰便繼續用那張唱歌勝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孫女。大老不善於唱歌，輪到大老時也仍然由二老代替。兩人憑命運來決定自己的幸福，這麼辦可說是極公平了。提議時，那大老還以為他自己不會唱，也不想請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種詩人性格，却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實行這個辦

法。二老說必需這樣作，一切方公平一點。

大老把弟弟提議想想，作了一個苦笑。「×娘的，自己不是竹雀，還請老弟做竹雀？好，就是這樣子，我們各人輪流唱，我也不要你幫忙，一切我自己來吧。樹林子裏的貓頭鷹，聲音不動聽，要老婆時，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請人幫忙的！」

兩人把事情說妥當後，算算日子，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後天十六，接連而來的三個日子，正是有大月亮天氣。氣候既到了中夏，半夜裏不冷不熱，穿了白家機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當地的習慣，很誠實與坦白去爲一個「初生之犢」的黃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聲澀了，到應當回家了時，就趁殘月趕回家去。或過那

些熱鬧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礦坊裏去，躺到溫暖的谷倉裏小睡，等候天明。一切安排皆極其自然，結果是什麼，兩人雖不明白，但也看得極其自然，兩人便決定了從當夜起始，來作這種為當地習慣所認可的競爭。

十三

黃昏來時翠翠坐在家中屋後白塔下，看天空爲夕陽烘成桃花色的薄雲。十四中寨逢場，城中生意人過中寨收買山貨的很多，過渡人也特別多，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個不息。天快夜了，別的雀子皆似乎在休息了，只杜鵑叫個不息。石頭泥土爲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爲白日晒了一整天，到這時節皆放散一種熱氣。空氣中有泥土氣味，有草木氣味，且有甲蟲類氣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紅雲，聽着渡口飄鄉生意人的雜亂聲音，心中有些兒薄薄的悵涼。

黃昏照樣的溫柔，美麗，平靜。但一個人若體念到這個當前一切時，也就照樣的在這黃昏中會有點兒薄薄的淒涼。於是，這日子成為痛苦的東西了。翠翠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牠，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源縣過洞庭湖，讓爺爺滿城打鑼去叫我，點了燈籠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氣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這樣一件事，她且想像祖父用各種方法尋覓她皆無結果，到後如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過渡，過渡，老伯伯，你怎麼的！』『怎麼的！翠

翠走了，下桃源縣了！」「那你怎的？」「怎麼的嗎？拏了把刀，放在包袱裏，搭下水船去殺了她！」……」

翠翠彷彿聽着這種對話，嚇怕起來了，一面銳聲喊着她的祖父，一面從坎上跑向溪邊渡口去。見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說着話，小小心子還依然跳躍不已。

「爺爺，爺爺，你拉回來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她的意思，還以為是翠翠要爲他代勞了，就說：

「翠翠，等一等，我就回來！」

「你不拉回來了嗎？」

「我就回來！」

翠翠坐在溪邊，望着溪面爲暮色所籠罩的一切，且望到那隻渡船上一羣過渡人，其中有個吸旱烟的打着火鏢吸烟，且把烟桿在船邊剝剝的敲着烟灰，忽然哭起來了。

祖父把船拉回來時，見翠翠癡癡的坐在岸邊，問她是什麼事，翠翠不作聲。祖父要她去燒火煮飯，想了一會兒，覺得自己哭得可笑，一個人便回到屋中去。坐在黑黝黝的灶邊把火煽燃後，她又走到門外高崖上去，喊叫她的祖父，要他回家裏來，在職務上毫不見戲的老船夫，因爲明白過渡人皆是趕回城中吃晚飯的人，來一個就渡一個，不便要人站在那岸邊默等，故不上岸來。只站在船頭告翠翠，且讓他做點事，把人渡完事後，就會回家裏來吃飯。

翠翠第二次請求祖父祖父不理會，她坐在懸崖上，很覺得悲傷。天夜了，有一匹大螢火蟲尾上閃着藍光，很迅速的從翠翠身旁飛過去，翠翠想，『看你飛得多遠！』便把眼睛隨着那螢火蟲的明光追去。杜鵑又叫了。

『爺爺，爲什麼不上來？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聽到這種帶着嬌有點埋怨的聲音，一面粗聲粗氣的答道：『翠翠，我就來，我就來！』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語：『翠翠，爺爺不在了，你將怎麼樣？』

老船夫回到家中時，見家中還黑黝黝的，只灶間有火光，見翠翠坐在灶邊矮條檯上，用手蒙着眼睛。

走過去才曉得翠翠已哭了許久。祖父一個下半天來，皆彎着個腰在船上拉來拉去，歇歇時手也酸了，腰也酸了，照規矩，一到家裏就會嗅到鍋中所爛瓜菜的味道，且可見到翠翠安排晚飯在燈光下跑來跑去的影子。

祖父說：「翠翠，我來慢了，你就哭，這還成嗎？我死了呢？」翠翠不作聲。

祖父又說：「不許哭，做一個大人，不管有什麼事皆不許哭，要硬扎一點，結實一點，方配活到這塊土地上！」

翠翠把手從眼睛邊移開，靠近了祖父身邊去，「我不哭了。」
兩人作飯時，祖父爲翠翠說到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因此提到了死

去了的翠翠的母親。兩人在荳油燈下把飯吃過後，老船夫因為工作疲倦，喝了半碗白酒，故飯後與致極好，又同翠翠到門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說故事。說了些那個可憐母親的乖巧處，同時且說到那可憐母親性格強硬處，使翠翠聽來神往傾心。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邊，問了許多關於那個可憐母親的故事。間或吁一口氣，似乎心中壓上了些分量沉重的東西，想挪移得遠一點，才吁着這種氣，可是却無從把東西擲開。

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山上篳竹在月光下皆成為黑色。身邊蟲聲繁密如落雨。間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忽然會有一隻草鶯『噉噉噉噉！』轉着她的喉嚨，不久之間，這小鳥兒又好像明白這是半

夜，便仍然閉着那小小眼兒安睡了。

祖父夜來興致很好，爲翠翠把故事說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風氣，如何馳名於川黔邊地。翠翠的父親，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種比喻解釋愛與憎的結子，這些事也說到了。翠翠母親如何愛唱歌，且如何同父親在未認識以前在白日裏對歌，一個在半山上竹篁裏砍竹子，一個在溪面渡船上拉船，這些事也說到了。

翠翠問：『後來怎麼樣？』

祖父說：『後來的事長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種歌唱出了你。』

十四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爲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彷彿輕輕的各處飄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麼呢？摘虎耳草！白日裏拉船時，她仰頭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

一切皆像是祖父說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帳子裏草莽上，以爲這夢做得頂美頂甜。祖父却在床上醒着張起個耳朵聽對

溪高崖上大唱了半夜的歌。他知道那是誰唱的，他知道是河街上天保大老走馬路的第一著，又憂愁又快樂的聽下去。翠翠因為日裏哭倦了，睡得正好，他就不去驚動她。

第二天，天一亮翠翠就同祖父起身了，用溪水洗了臉，把早上說夢的忌諱去掉了，翠翠趕忙同祖父去說昨天晚上所夢的事情。

『爺爺，你說唱歌，我昨天就在夢裏聽到一種歌聲，又輕又纏綿，我像跟了這聲音各處飛，飛到對溪懸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這個東西交給誰去了。我睡得真好，夢的真有趣！』

祖父溫和悲憫的笑著，並不告訴翠翠昨晚上的事實。

祖父心裏想：「做夢一輩子更好，還有人在夢裏作宰相咧。」

昨天晚上唱歌的，老船夫還以為是天保大老，日來便要翠翠守船，藉故到城裏去送藥，在河街見到了大老，就一把拉住那小夥子，很快樂的說：

「大老，你這個人，又走車路又走馬路，是怎樣一個狡猾東西！」

但老船夫却作錯了一件事情，把昨晚唱歌人「張冠李戴」了。這兩弟兄昨天晚上同時到碧溪峒去，爲了作哥哥的走車路佔了先，無論如何也不肯先開腔唱歌，一定得讓那弟弟先唱。弟弟一開口，哥哥却因爲明知不是敵手，更不能開口了。翠翠同她祖父晚上聽到的歌聲，便

全是那個儼送二老所唱的。大老伴弟弟回家時，就決定了同茶峒地方離開，駕家中那隻新油船下駛，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這時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裝貨。老船夫見他冷冷的，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用眉眼做了一個可笑的記號，表示他明白大老的冷淡處是裝成的，表示他有可以奉告。

他拍了大老一下，輕輕的說：

「你唱得很好，別人在夢裏聽着你那個歌，爲那個歌帶得很遠，走了不少的路！」

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臉，輕輕的說：

「算了吧，你把寶貝女兒送給了竹雀吧。」

這句話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牠的意思。大老從一個吊腳樓甬道走下河去了，老船夫也跟着下去，到了河邊，見那隻新船正在裝貨，許多油篋子攔到岸邊，一個水手正在用茅草紮成長束，備作船舷上擋浪用的茅把，還有人在河邊用脂油擦藥板。老船夫問那個坐在大太陽下紮茅把的水手，這船什麼日子下行，誰押船。那水手把手指着大老。老船夫搓着手說：

『大老，聽我說句正經話，你那件事走車路，不對；走馬路，你有分的！』

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說：『伯伯，你看那邊，你要竹雀做孫女婿，竹雀在那里啊！』

老船夫抬頭望到二老，正在窗口整理一個魚網。

回碧溪祖到渡船上時，翠翠問：

「爺爺，你同誰吵了架，面色那樣難看！」

祖父莞爾而笑，他到城裏的事情，不告訴翠翠一個字。

十五

141

大老坐了那隻新油船向下河走去了，留下儺送二老在家。老船夫方面還以為上次歌聲既歸二老唱的，在此後幾個日子裏，自然還會聽到那種歌聲。一到了晚間就故意從別樣事情上，促翠翠注意夜晚的歌聲。兩人吃完飯坐在屋裏，因屋前瀝水，長脚蚊子一到黃昏就嗡嗡的叫着，翠翠便把蒿艾束成的烟包點燃，向屋中角隅各處晃着驅逐蚊子。晃了一陣，估計全屋子裏皆為蒿艾烟氣薰透了，方攔到床前地上去，再坐在小板凳上來聽祖父說話。從一些故事上慢慢的談到了唱

歌，祖父話說得很妙。祖父到後發問道：

「翠翠，夢裏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當真有誰來在對溪高崖上爲你唱歌，你怎麼樣？」祖父把話當笑話說着的。

翠翠便也當笑語答道：「有人唱歌我就聽下去，他唱多久我也聽多久！」

「唱三年六個月呢？」

「唱得好聽，我聽三年六個月。」

「這不公平吧。」

「怎麼不公平？爲我唱歌的人，不是極願意我長遠聽他的歌嗎？」

「照理說：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聽。可是人家爲你唱，是要你

懂他歌中的意思！」

「爺爺，懂歌中什麼意思？」

「自然是他那顆想同你要好的真心！不懂那點心事，不是同聽竹雀唱歌一樣了嗎？」

「我懂了他的心又怎麼樣？」

祖父用拳頭把自己腿重重的捶着，且笑着：「翠翠，你人乖，爺爺笨得很，話也不說得溫柔，莫生氣。我信口開河，說個笑話給你聽。應當當笑話聽。河街天保大老走車路，請保山來提親，我告給過你這件事了，你那神氣不願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個人還有個兄弟，走馬路，爲你來唱歌，向你求婚，你將怎麼說？」

翠翠吃了一驚，低下頭去。因為她不明白這笑話有幾分真，又不清楚這笑話是誰講的。

翠翠便微笑着輕輕的帶點兒懇求的神氣說：

「爺爺莫說這個笑話吧。」翠翠站起身了。

「我說的若是真話呢？」

「爺爺你真是個……」翠翠說着走出去了。

祖父說：「我說的是笑話，你生我的氣嗎？」

翠翠不敢生祖父的氣，走近門限邊時，就把話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爺爺看天上的月亮，那麼大！」說着，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站了一忽兒，祖父也從屋中出到外邊來了。翠

翠於是坐到那白日裏爲強烈陽光晒熱的岩石上去，石頭正散發日間所儲的餘熱。祖父就說：

『翠翠，莫坐熱石頭，免得生坐板垢。』

但自己用手摸摸後，自己便也坐到那岩石上了。

月光極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層薄薄白霧，這時節對溪若有人唱歌，隔溪應和，實在太美麗了。翠翠還記着先祖父說的笑話。耳朵又不聾，祖父的話說得極分明，一個兄弟走馬路，唱歌來打發這樣的晚上，算是怎麼回事？她似乎爲了等着這樣的歌聲，沉默了許久。

她在月光下坐了一陣，心裏却常真願意聽一個人來唱歌。久之，對溪除了一片草蟲的清音複奏以外別無所有。翠翠走回家裏去，在房

門邊摸着了那個蘆管，拿出來在月光下自己吹着。覺吹得不好，又遞給祖父要祖父吹。老船夫把那個蘆管豎在嘴邊，吹了個長長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軟了。

翠翠依傍祖父坐着，問祖父：

「爺爺，誰是第一個做這個小管子的人？」

「一定是個最快樂的人作的，因為他分給人的也是許多快樂；可又像是個最不快樂的人作的，因為他同時也可以引起人不快樂！」

「爺爺，你不快樂了嗎？生我的氣了嗎？」

「我不生你的氣。你在我身邊，我很快樂。」

「我萬一跑了呢？」

『你不會離開爺爺的。』

『萬一有這種事，爺爺你怎麼樣？』

『萬一有這種事，我就駕了這隻渡船去找你。』

翠翠嚙的笑了。『鳳灘茨灘不爲兇，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說過像瘋子嗎？』

祖父說：『翠翠，我到那時可真像瘋子，還怕大水大浪？』

翠翠儼然極認真的想了一下，就說：『祖父，我一定不走，可是，你會不會走？你會不會被一個人抓到別處去？』

祖父不作聲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類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後的情形，癡癡的看望天南角上一顆星子，心想：『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曾在七月八月死去吧？』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談話的經過，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事情，心中有點兒亂。

翠翠忽然說：『爺爺，你唱個歌給我聽聽，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個歌，翠翠傍在祖父身邊，閉着眼睛聽下去，等到祖父不作聲時，翠翠自言自語說：『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便是那晚上聽來的歌。

十六

二老有機會唱歌却從此不再到碧溪唱歌。十五過去了，十六也過去了，到了十七，老船夫忍不住了，進城往河街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夥子，到城門邊正預備入河街時，就遇着上次爲大老作保山的楊馬兵，正牽了一匹驃馬預備出城，一見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伯伯，我正是事情告你，碰巧你就來城裏！』

『什麼事？』

『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灘出了事，閃不知這個人掉到灘下漩水

裏就淹壞了。早上順順家裏得到這個信，聽說二老一早就趕去了。」
這消息同有力巴掌一樣重重的攔了他那麼一下，他不相信這是當真的消息。他故作從容的說：

『天保大老淹壞了嗎？從不聞有水鴨子被水淹壞的！』

『可是那隻水鴨子仍然有那麼一次被淹壞了……。我讚成你的卓見，不讓那小子走車路十分順手。』

從馬兵言語上，老船夫還十分懷疑這個新聞，但從馬兵神氣上注意，老船夫却看清楚這是個真的消息了。他慘慘的說：

『我有什麼卓見可言？這是天意！……。』老船夫說時心中充滿了感情。

特爲證明那馬兵所說的話，有多少可靠處，老船夫同馬兵分手後，於是忽忽趕到河街上去。到了順順家門前，正有人燒紙錢，許多人圍在一處說話。攔加進去聽聽，所說的便是楊馬兵提到的那件事。但一到有人發現了身後的老船夫時，大家便把話語轉了方向，故意來談下河油價漲落情形了。老船夫心中很不安，正想找一個比較要好的水手談談。

一會船總順順從外面回來了，樣子沉沉的，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正似乎爲不幸打倒，努力想掙扎爬起的神氣，一見到老船夫就說：

「老伯伯，我們談的那件事情吹了吧。天保大老已經壞了，你知

道了吧。』

老船夫兩隻眼睛紅紅的，把手搓著，『怎麼的，這是真事！是昨天，是前天？』

另一個像是趕路同來報信的，插嘴說道：『十六中上，船擱到石包子上，船頭進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彈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說：『你眼見他下水嗎？』

『我還與他同時下水！』

『他說什麼？』

『什麼都來不及說！這幾天來他都不說話！』

老船夫把頭搖搖，向順順那麼瞞了一眼。船總順順像知道他的心

中不安處，說：『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這里有大興場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去喝罷。』一個伙計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著筒口，交給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擎走，到了河街後，低頭向河碼頭走去，到河邊天保大前天船上船處去看看。楊馬兵還在那里放馬到沙地上打滾，自己坐在柳樹陰下乘涼，老船夫就走過去請馬兵試試那大興場的燒酒，兩人興致似乎皆好些了，老船夫告給楊馬兵，十四夜裏二老兩兄過碧溪峒唱歌那件事情。

那馬兵聽到後便說：

『伯伯，你是不是以爲翠翠願意二老應該派蹄二老……』

話不說完，二老却從河街下來了。這年青人正像要遠行的樣子，一見了老船夫就回頭走去。楊馬兵就喊他說：「二老，二老，你來，有話同你說呀！」

二老站定了，問馬兵「有什麼話說」。馬兵望望老船夫，就向二老說：「你來，有話說！」

「什麼話？」

「我聽人說你已經走了，——你過來我同你說，我不會吃掉你！」
那黑臉寬肩膀，樣子虎虎有生氣的二老，勉強似的笑著，到了柳蔭下時，老船夫指著河上游遠處那座新碾坊說：「二老，聽人說那碾坊將來是歸你的！歸了你，派我來守碾子，行不行？」

二老彷彿聽不慣這個詢問的用意，便不作聲。楊馬兵看風頭有點兒僵，便說：「二老，你怎麼的，預備下去嗎？」那年青人把頭點點，就走開了。

老船夫討了個沒趣，趕回碧溪岨去，到了渡船上時，就裝作把事看得極隨便似的，告給翠翠。

「翠翠，城裏出了件新鮮事情，天保大老駕油船下辰州，掉到茨灘淹壞了。」

翠翠因為聽不懂，對於這個報告最先好像全不在意，祖父又說：

「翠翠，這是真事，上次來到這里做保山的楊馬兵，還說我早不

答應親事極有見識！」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見他眼睛紅紅的，知道他喝了酒，且有了點事情不高興，心中想：『誰撩你生氣？』船到家邊時，祖父不自然的笑着向家中走去，翠翠守船，半天不開祖父聲息，趕回家去看看，見祖父正坐在門檻上編草鞋耳子。

翠翠見祖父神氣極不對，就蹲到他身前去。

『爺爺，你怎麼的？』

『天保當真死了！二老生了我們的氣，以為他家中出這件事情是我們分派的！』

有人在溪邊大喊渡船過渡，祖父忽忽出去了。翠翠坐在那屋角隅稻草上，心中極亂，等等還不見祖父回來，就哭起來了。

十七

157

祖父似乎生誰的氣，臉上笑容減少了，對於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像不明白它的原因。但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過去，也就好了。兩人仍然划船過日子，一切依舊，惟對於生活，却彷彿什麼地方有了個看不見的缺口，無法填補起來。祖父過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總順順的款待，但很明顯的事，那船總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二老出北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沿河找尋那個可憐哥哥的屍骸，毫無結果，在各處稅關上貼下招字，

返回茶棚來了。過不久，他又過川東去辦貨，過渡時見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夥子，好像已完全忘掉了從前的事情，就同他說話。

『二老，大六月日頭毒人，又上川東去？』

『要飯吃，頭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吃飯！二老家還少飯吃！』

『有飯吃，爹爹說年青人也不應該在家中白吃不作事！』

『你爹爹好嗎？』

『吃得做得，有什麼不好。』

『你哥哥壞了，我看你爹爹爲這件事情也好像憔悴多了！』

二老聽到這句話，不作聲了，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後那個白塔。他

似乎想起了過去那個晚上，那件舊事，心中十分惆悵。

老船夫怯怯的望了年青人一眼，一個微笑在臉上漾開。

『二老，我家裏翠翠說，五月裏有天晚上，做了個夢，……』說時他又望望二老，見二老並不驚訝，也不厭煩，又接著說，『她夢得古怪，說在夢中被一個人的歌聲浮起來，上懸岩摘了一把虎耳草！』二老把頭偏過一旁去作了一個苦笑，心中想到『老頭子倒會做作。』這點意思在那個苦笑上，彷彿同樣洩露出來，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老船夫就說：『二老，你不信嗎？』

那年青年人說：『我怎麼不相信？因為我做傻子在那邊岩上唱過一晚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實話窘住了，口中結結巴巴的說：

『這是真的……這是假的……』

老船夫的做法處，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點，但一起始自己敘述這段事情時，方法上就有了錯處，故反而被二老誤會了。他這時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說出來，船已到了岸邊。二老一躍上了岸，就想走去。老船夫在船上顯得有點忙亂的樣子說：

『二老，二老，你等等我有話同你說，你先前不是說到那個——

你做傻子的事情嗎？你並不傻，別人方當真爲你那歌弄成傻像！』

那年青人雖站定了，口中却輕輕的說：『得了夠了，不要說了。』

老船夫說：『二老，我聽人說你不要誤子要渡船，這是楊馬兵說

的，不是真的吧？」

那年青人說：『要渡船又怎樣？』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氣，心中忽然高興起來了，就情不自禁的高聲叫着翠翠，要她下溪邊來。不知翠翠是故意不從屋裏出來，是到別處去了，許久還不見到翠翠的影子，也不聞這個女孩子的聲音。二老等了一會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氣，一句話不說，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個挑擔粉條白糖貨物的脚夫走去了。

過了碧溪岷小山，兩人應沿着一條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那個脚夫這時節開了口：

『難送二老，看那弄渡船的神氣，很歡喜你！』

二老不作聲，那人就又說道：

『二老，他問你要碾坊還是要渡船，你當真預備做他的孫女婿，接替他那隻渡船嗎？』

二老笑了，那人又說：

『二老，若這件事派給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糖。』

二老說：『我回來時向我爹爹去說，爲你向中寨人做媒，讓你得到這座碾坊吧。至於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傢伙壞，大老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見二老那麼走了，翠翠還不出來，心中很不快樂，走回

家去看看，原來翠翠並不在家。過一會，翠翠提了個籃子從小山後回來了，方知道大清早翠翠已出門掘竹鞭筍去了。

『翠翠，我喊了你好久，你不聽到！』

『做甚麼？』

『一個過渡，……一個熟人，我們談起你，……我喊你你可不答應！』

『是誰？』

『你猜，翠翠。不是陌生人，……你認識他！』

翠翠想起適間從竹林裏無意中聽來的話，臉紅了，半天不說話。

老船夫問：『翠翠，你得了多少鞭筍？』

翠翠把竹籃向地下一倒，除了十來根小小鞭筍外，只是一把大的
虎耳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兩頰緋紅跑了。

十八

日子平平的過了一個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麼份長長的白日下醫治好了。天氣特別熱，各人皆只忙着流汗，用涼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麼心事，心事在人生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翠翠每天皆到白塔下背太陽的一面去午睡，高處既極涼快，兩山竹篁裏叫得使人發鬆的竹雀，與其他鳥類，又如此之多，致使她在睡夢裏儘爲山鳥歌聲所浮著，做的夢也便常是頂荒唐的夢。

這不是人的罪過。詩人們會在一件小事上寫出一整本整部的詩，

雕刻家在一塊石頭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畫家一撇兒綠，一撇兒紅，一撇兒灰，畫得出一幅一幅帶有魔力的彩畫，誰不是爲了惦着一個微笑的影子，或是一個皺眉的記號，方弄出那麼些古怪成績？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頭，不能用顏色，把那點心頭上的愛憎移到別一件東西上去，却只讓她的心，在一切頂荒唐事情上馳騁。她從這分隱秘裏，常常得到又驚又喜的興奮。一點兒不可知的未來，搖撼她的極厲害，她無從完全把那種疑慮不讓祖父知道。

祖父呢，可以說一切都知道了的。但事實上他又却是個一無所知的人。他明白翠翠不討厭那個二老，却不明白那小夥子二老怎麼樣。他從船總處與二老處，皆碰過了釘子，但他並不灰心。

『要安排得對一點，方合道理，』他那麼想着，就更顯得好事多磨起來了。睜着眼睛時，他做的夢比那個外孫女翠翠便更荒唐更寥闊。他向各個過渡本地人打聽二老父子的生活，關切他們如同自己家中一樣。但也古怪，因此他却怕見到那個船總同二老了。一見他們他就不知說些什麼，只是老脾氣把兩隻手搓來搓去，從容處完全失去了。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個死去的人，却用一個淒涼的印象，鑲嵌到父子心中，兩人便對於老船夫的意思，儼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發下去。

明明白白夜來並不作夢，早晨同翠翠說話時，那作祖父的會說：

『翠翠，翠翠，我做了個好不怕人的夢！』

翠翠問：『什麼怕人的夢？』

就裝作思索夢境似的，一面細看翠翠小臉長眉毛，一面說出他另一時張着眼睛所做的好夢。不消說，那些夢並不是當真怎樣使人嚇怕的。

一切河流皆得歸海，話起始說得縱極途，到頭來總仍然是歸到使翠翠紅臉那件事情上去。待到翠翠顯得不大高興，神氣上露出受了點小窘時，這老船夫又纔像有了一點兒嚇怕，忙着解釋，用閒話來遮掩自己所說到那問題的原意。

『翠翠，我不是那麼說，我不是那麼說。爺爺老了，糊塗了，笑話多咧。』

但有時翠翠却靜靜的把祖父那些笑話糊塗話聽下去，一直聽到後來還抿着嘴兒微笑。

翠翠也會忽然說道：

「爺爺，你真是有一點兒糊塗！」

祖父聽過了不再作聲，他將說，『我有一大堆心事，』但來不及說，恰好就被過渡人喊走了。

天氣熱了，過渡人從遠處走來，肩上挑得是七十斤擔子，到了溪邊，貪涼快不即走路，必蹲在岩石下茶缸邊喝涼茶，與同伴交換吹吹棒烟管，且一面與弄渡船的攀談。許多子虛烏有的話皆從此說出口來，給老船夫聽到了。過渡人有時還因溪水清潔，就溪邊洗腳抹澡

的，坐得更久話也就更多。祖父把些話轉說給翠翠，翠翠也就學懂了许多事情。貨物的價錢漲落呀，坐轎搭船的用費呀，放木筏的人把他那個木筏從灘上流下時，十來把大矐子如何活動呀，在小烟船上吃葷烟，大脚娘如何燒烟呀，……無一不備。

催送二老從川東押物回到了茶峒。時間已近黃昏了，溪面很寂寞，祖父同翠翠在菜園地裏看蘿蔔秧子，翠翠白日中覺睡久了些，覺得有點寂寞，好像聽人嘶聲喊過渡，就爭先走下溪邊去，下坎時，見兩個人站在碼頭邊，斜陽影裏背身看得極分明，正是催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長年！翠翠大吃一驚，同小獸物見到獵人一樣，回頭便向山竹林裏跑掉了。但那兩個在溪邊的人，聽到脚步響時，一轉身，也就看明

白這件事情了。等了一下再也不見人來，那長年又嘶聲呼喊過渡。

老船夫聽得清清楚楚，却仍然蹲在蘿蔔秧地上數菜，心裏覺得好笑。他已見到翠翠走去，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過渡人是誰，故敢在那高岩上不理會。翠翠人小不管事，過渡人求她不幹，奈何她不得，故只好嘶着個喉嚨叫過渡了。那長年叫了幾聲，見無人來，就停了，同二老說：『這是什麼玩意兒，難道老的害病弄翻了，只剩下翠翠一個人了嗎？』二老說：『等等看，不算什麼！』就等了一陣。因為這邊在靜靜的等着，園地上老船夫却在心裏想：『難道是二老嗎？』他彷彿擔心攪惱了翠翠似的，就仍然蹲着不動。

但再過一陣，溪邊又喊起過渡來了，聲音不同了一點，這纔真是

二老的聲音。生氣了吧？等久了吧？吵嘴了吧？老船夫一面胡亂估着，一面跑到溪邊去。到了溪邊，見兩個人業已上了船，其中之一正是二老。老船夫驚訝的喊叫：

「呀，二老，你回來了！」

年青人很不高興似的，「回來了，——你們這渡船是怎麼的，等了半天也不來個人！」

「我以為——」老船夫四處一望，並不見翠翠的影子，只見黃狗從山上竹林裏跑來，知道翠翠上山了，便改口說，「我以為你們過了渡。」

「過了渡！不得你上船，誰敢開船？」那長年說着，一隻水鳥掠

着水面飛去，『翠鳥兒歸窠了，我們還得趕回家去吃飯！』

『早咧，到河街早咧，』說着，老船夫已跳上了船，且在心中一面說着，『你不是想承繼這隻渡船嗎！』一面把船索拉動，船便離岸了。

『二老，路上累得很！……』

老船夫說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動感情聽下去，船攏了岸，那年青小夥子同家中長年挑擔子翻山走了。那點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於是在兩個人身後，捏緊拳頭威嚇了三下，輕輕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十九

邊 坡

翠翠向竹林裏跑去，老船夫半天還不下船，這件事從催送二老看來，前途顯然有點不利。雖老船夫言詞之間，無一句話不在說明『這事有邊，』但那畏畏縮縮的說明，極不得體，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點憤憤不平，有一點兒氣惱，回到家裏第三天，中寨有人來探口風，在河街順順家中住下，把話問及順順，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還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順順就轉問二老自己意見怎麼樣。

二老說：『爸爸，你以為這事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個人，使可以快活，你就答應了。若果為得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這些日子再說它吧。我尚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坊，還應當得一隻渡船，因為我命裏或許我撐個渡船！』

探口風的人把話記住，回中寨去報命，到碧溪姐過渡時，見到了老船夫，想起二老說的話，不由得不迷迷的笑着。老船夫問明白了他是中寨人，就又問他過茶峒作些什麼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說：

『什麼事也不作，只是過河街船總順順家裏坐了一會兒。』

『坐了一定就有話說！』

『話倒說了幾句。』

『說了些什麼話？』那人不再說了。老船夫却問道：

『聽說你們中寨人想把大河邊一座碾坊連同家中閨女兒送給河街上順順，這事情有不有了點眉目？』

那中寨人笑了，『事情同了，我問過順順，順順很願意同中寨人結親家，又問過那小夥子，……』

『小夥子意思怎麼樣？』

『他說：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條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現在就決定要碾坊了。渡船是活動的，不如碾坊固定，這小子會打算盤呢。』
中寨人是個米場經紀人，話說得極有勸兩，他明知道『渡船』指

得是什麼意思，但他可並不說穿。他看到老船夫口唇蠕動，想要說話，中寨人便又搶着說道：

「一切皆是命，可憐順順家那個大老，相貌一表堂堂，會淹死在水裏！」

老船夫被這句話在心上戮了一下，把想問的話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後，老船夫悶悶的立在船頭，癡了許久。又把二老日前過渡時落漠神氣溫習一番，心中大不快樂。

翠翠在塔下玩得極高興，走到溪邊高岩上想要祖父唱歌，見祖父不理會她，一路埋怨趕下溪邊去，到了溪邊方見到祖父神氣十分沮喪，不明白為什麼原因。翠翠來了，祖父看看翠翠的快活黑臉兒，粗

齒的笑笑。對溪有扛貨物過渡的，便不說什麼，沉默的把船拉過溪南，到了中心却大聲唱起歌來了。把人渡了過溪，祖父跳上碼頭走近翠翠身邊來，還是那麼粗齒的笑着，把手撫着頭額。

翠翠說：

「爺爺怎麼的，你發痧了？你躺到蔭下去，我來管船！」

「你來管船，好的妙的，這隻船歸你管！」

老船夫似乎當真發了痧，心頭發悶，雖當着翠翠還顯出硬扎樣子，獨自走向屋裏後，找尋得到一些碎磁片，在自己臂上腿上扎了幾下，放出了些烏血，就躺到床上睡了。

翠翠自己守船，心中却古怪的快樂，心想：「爺爺不爲我唱歌，

我自己會唱！」

她唱了許多歌，老船夫躺在床上閉着眼睛，一句一句聽下去。心中極亂，但他知道這不是能夠把他打倒的大病，他明天就仍然會爬起來的。他想明天進城，到河街去看看，又想起許多旁的事情。

但到了第二天，人雖起了床，頭還沉沉的。祖父當真已病了，翠顯得懂事了些，爲祖父煎了一罐大發藥，逼着祖父喝，又爲過屋後菜園地裏摘取蒜苗泡在米湯裏作酸蒜苗。一面照料船隻，一面還時時刻刻抽空趕回家裏來看祖父，問這樣那樣。祖父可不說什麼，只是爲一個秘密痛苦着。躺了三天，人居然好了。屋前屋後走動了一下，骨頭還硬硬的，心中惦念到一件事情，便預備進城過河街去。翠

翠看不出祖父有什麼要緊事情，必須當天入城，請求他莫去。

老船夫把手搓着，估量到是不是應說出那個理由。翠一張黑黑的瓜子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使他吁了一口氣。

他說：『我有要緊事情，得今天去！』

翠苦笑着說：『有多大要緊事情，還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脾氣，聽翠口氣已有點不高興，不再說要走了，把預備帶走的竹筒，同扣花裙纏攔到長机上後，帶點兒諛媚笑着說：『不去吧，你擔心我會把自己摔死，我就不去吧。我以爲天氣早上不很熱，到城裏把事辦完了就回來，……不去也得，我明天去！』

翠輕聲的溫柔的說：『你明天去也好，你穩還軟！』

老船夫似乎心中還不甘服，酒着兩手走出去，在門限邊一個打草鞋的棒槌，差點兒把他絆了一大跤。穩住了時翠翠苦笑着說：「爺爺，你瞧，還不服氣！」老船夫拾起那棒槌，向屋角隅摔去，說道：「爺爺老了！過幾天打豹子給你看！」

到了午後，落了一陣行雨，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仍然進了城。翠翠不能陪祖父進城，就要黃狗跟去。老船夫在城裏被一個熟人拉着談了許久的鹽價米價，又過守備衙門看了一會新買的驃馬，方到河街順順家裏去。到了那裏見到順順正同三個人打紙牌，不便談話，就站在身後看了一陣牌，後來順順請他喝酒，借口病剛好點不敢喝酒推辭了。牌既不散場，老船夫又不想即走，順順似乎並不明白他等着

有何話說，却只注意手中的牌。後來老船夫的神氣倒爲另外一個人看出了，就問他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老船夫方怔怔惺惺照老方子搓着他那兩隻大手，說別的事沒有，只想同船總說兩句話。

那船總方明白在看牌半天的理由，回頭對老船夫笑將起來。

「怎不早說？你不說，我還以爲你在看我牌學張子！」

「沒有什麼，只是三五句話，我不便掃興，不敢說出！」

船總把牌向桌上一撒，笑着向後房走去了，老船夫跟在身後。

「什麼事？」船總問着，神氣似乎先就明白了他來此要說的話，顯得略微有點兒憐憫的樣子。

「我聽一個中案人說你預備同中案團總打親家，是不是真事？」

船總見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臉，想得一個滿意的回答，就說：

「有這事情。」那麼答應，意思却是：「有了你怎麼樣？」

老船夫說：「真的嗎？」

那一個很自然的說：「真的。」意思却依舊包含了「真的又怎麼樣？」一個疑問。

老船夫裝得很從容的問：「二老呢？」

船總說：「二老坐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源的事，原來還同他爸爸吵了一陣方走的。船總性情雖異常豪爽，可不願意間接把第一個兒子弄死的女孩子，又來作第二個兒子的媳婦。若照當地風氣，這些事認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

着，二老當真歡喜翠翠，翠翠又愛二老，他也並不反對這種愛怨糾纏的婚姻。但不知怎麼的，老船夫的關心處，使二老父子對於老船夫皆有了點誤會了。船總想起家庭間的近事，以為全與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關。

船總不讓老船夫再開口了，就語氣略粗的說道：

「伯伯，算了吧，我們的口祇應當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兒女唱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你是好意。可是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以為我們只應當談點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適宜於想那些年青人的門路了。」

老船夫被一個悶拳打倒後，還想說兩句話，但船總却不讓他再有

說話機會，把他拉出到牌桌邊去。

老船夫無話可說，看看船總時，船總雖還笑着談到許多笑話，心中却似乎很沉鬱，把牌用力擲到桌上去，老船夫不說什麼，戴起他那個斗笠，自己走了。

天氣還早，老船夫心中很不高興，又進城去找楊馬兵。那馬兵正在喝酒，老船夫雖推病，也免不了喝個三五杯。回到碧溪岨，走得熱了一點，又用溪水去抹身子。覺得很疲倦，就要翠翠守船，自己回家睡去了。

黃昏時天氣十分鬱悶，溪面各處飛着紅蜻蜓。天上已起了雲，熱風把兩山竹筴吹得聲音極大，看樣子到晚上必落大雨。翠翠守在渡船

上，看着那些溪面飛來飛去的蜻蜓，心也極亂。看祖父臉上顏色慘慘的，放心不下，便又趕回家中去。先以為祖父一定早睡了，誰知還坐在門限上打草鞋！

「爺爺，你要多少雙草鞋，床頭上不是還有十四雙嗎？怎麼不好的鯽一鯽？」

老船夫不作聲，却站起身來昂頭向天空望着，輕輕說的：「翠翠，今晚上要落大雨響大雷的！回頭把我們的船繫到岩下去，這雨大哩。」

翠翠說：「爺爺，我真嚇怕！」翠翠怕的似乎並不是晚上要來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個意思，就說：『怕什麼？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不必怕！』

夜間果然落了大雨，挾以嚇人的雷聲。電光從屋脊上掠過時，接着就是甸的一個炸電。翠翠在暗中抖着，祖父也醒了，知道她害怕，且擔心她招涼，還起身來把一條布單搭到她身上去。祖父說：

『翠翠，不要怕！』

翠翠說：『我不怕！』說了還想說：『爺爺你在這裏我不怕！』甸的一個大雷，接着是一種超越雨聲而上的洪大傾圮聲。兩人皆以為一定是溪岸懸崖崩落了；擔心到那隻渡船，會早已壓在崖石上面

去了。

祖孫兩人便默默的躺在床上聽雨聲雷聲。

但無論如何大雨，過不久，翠翠却仍然就睡了。醒來時天已亮了，雨不知在何時業已止息，醒來只聽到溪兩岸山溝裏注水入溪的聲音，翠翠爬起身來看看祖父還似乎睡得很好，開了門走出去，門前已成爲一個水溝，一股水便從塔後嘩嘩的流來，從前面懸崖直墮而下。並且各處皆是那麼一種臨時的水道。屋旁菜園地已爲山水衝亂了，菜秧皆掩在粗砂泥裏了。再走過前面去看看溪裏一切，纔知道溪中也漲了大水，已滿過了碼頭，水脚快到茶缸邊了。下到碼頭去的那條路，正同一條小河一樣，嘩嘩的洩着黃泥水。過渡的那一條橫溪牽

定的纜繩，已被水淹去了，泊在崖下的渡船，已不見了。

翠翠看看屋前懸崖並不崩坍，故當時還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過一陣，她上下搜索不到這東西，無意中回頭一看，屋後白塔已不見了，一驚非同小可。趕忙向屋後跑去，纔知道白塔業已坍倒，大堆磚石極凌亂的攤在那兒，翠翠嚇慌得不知所措，只銳聲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應，就趕回家裏去，到得祖父床邊搖了祖父許久，祖父還不作聲。原來這個老年人在雷雨將息時已死去了。

翠翠於是大哭起來。

過一陣，有從茶峒過川東跑差事的人，到了溪邊，隔溪喊過渡，翠翠正在灶邊一面哭着一面燒水預備爲死去的祖父抹澡。

那人以爲老船夫一家還不醒，急於過河，喊叫不應，就拋擲小石頭過溪，打到屋頂上。翠翠鼻涕眼淚成一片的走出來，跑到溪邊高崖前站定。

「喂，不早了！把船划過來！」

「船跑了！」

「你爺爺做什麼事情去了呢？他管船！」

「他管船，管五十年的船——他死了啊！」

翠翠一面向隔溪人說着一面大哭起來。那人知道老船夫死了，得

進城去報信，就說：

「真死了嗎？我回去告他們，要他們弄條船帶東西來！」

那人回到茶峒城邊時，一見熟人就報告這件事，不多久，全茶峒城裏外便皆知這個消息了。河街上船總順順，派人找了一隻空船，帶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咀撐去。城中楊馬兵却同一個老軍人，趕到碧溪咀去，砍了幾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編作筏子，作爲來往過渡的臨時渡船。筏子編好後，撐了那個東西，到翠翠家中那一邊岸下，留老兵守竹筏來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個死者，眼淚濕瑩瑩的，摸了一會躺在床上硬癱癱的老友，又趕忙着做些應做的事情。到後幫忙的人來了，從大河船上運來棺木也來了，住在城中的老道士，還帶了法寶，提了一隻公雞，來盡義務辦理念經起水諸事，也從筏上渡過來了。家中人出出進進，翠翠只坐在灶邊矮凳上嗚嗚的哭着。

到了中午，船總順順也來了，還跟着一個人扛了一口袋米，一罈酒，火腿豬肉。見了翠翠就說：

「翠翠，爺爺死了我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不要發愁，一切有我！」

各方面看看，就回去了。到了下午入了殮，一些幫忙的家的同家去了，晚上便只剩下了那老道士，楊馬兵，同順順家派來兩個年青長年。黃昏以前老道士用紅綠紙剪了一些花朵，用黃泥作了一些燭台。天斷黑後，棺木前小桌上點起黃色九品蠟：燃了香，棺木周圍也點了小蠟燭，老道士披上那件藍麻布道服，開始了喪事中繞棺儀式。老道士在前拿着紙幡引路，孝子第二，馬兵殿後，繞着那寂寞棺木慢慢轉

着圈子，兩個長年則站在灶邊空處，胡亂的打着鑼鉢。老道士一面閉了眼睛走去，一面且唱且哼，安慰亡靈。提到關於亡魂所到西方極樂世界花香四季時，老馬兵就把木盤裏的紙花，向棺木上高高撒去。

到了半夜，事情辦完了，放過爆竹，蠟燭也快熄滅了，翠翠眼淚婆娑的，趕忙又到灶邊去燒火，爲幫忙的人辦消夜。吃了消夜，老道士歪到死人床上睡着了。剩下幾個人還得照規矩在棺木前守夜，老馬兵爲大家唱喪堂歌取樂，用個空的量米木升子，當作小鼓，把手剝剝剝的一面敲着一面唱下去——唱王祥臥冰的事情，唱黃香扇枕的事情。翠翠哭了一整天，也同時忙了一整天，到這時已倦極，把頭靠在棺前迷着了。兩長年同馬兵精神還虎虎的，便輪流把喪堂歌唱下去。

但只一會兒，翠翠又醒了，彷彿夢到什麼，驚醒後明白祖父已死，於是又幽幽的乾哭起來。

『翠翠，翠翠，不要哭啦，人死了哭不回來的！』

老馬兵接着就說了一個做新嫁娘的人哭泣的笑話，話語中夾雜了三個粗野字眼兒，因此引起兩個長年咕咕的笑了許久。黃狗在屋外吠着，翠翠開了大門，到外面去站了一下，耳聽到各處是蟲聲，天上月色極好，大星子嵌進透藍天空裏，非常沉靜溫柔。翠翠想：

『這是真事嗎？爺爺當真死了嗎？』

老馬兵原來跟在她的後邊，因為他知道女孩子心門兒窄，說不定一爐火悶在灰裏，痕跡不露，見祖父去了，自己一切皆已無望，跳崖

懸樑，想跟着祖父一塊兒去，也說不定！故隨時小心監視到翠翠。

老馬兵見翠翠癡癡的站着，時間過了許久還不同頭，就打着咳嗽

翠翠說：

『翠翠，露落了，不冷麼？』

『不冷。』

『天氣好得很！』

『呀……』一顆大流星使翠翠輕輕的喊了一聲。

接着南方又是一顆流星劃空而下。對溪有貓頭鷹叫。

『翠翠，』老馬兵業已同翠翠並排一塊塊兒站定了，很溫和的

說，『你進屋裏去了吧，不要胡思亂想！』

翠翠默默的回到祖父棺木前面，坐在地上又嗚咽起來。守在屋中兩個長年已睡着了。

那一個馬兵便幽默的說道：『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爺爺也難過咧。眼睛哭脹喉嚨哭嘶有何好處。聽我說，爺爺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會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對得起你爺爺。我會安排，什麼事都會。我要一個爺爺歡喜你也歡喜的人來接收這渡船！不能如我們的意，我老雖老，還能拿鐮刀同他們拼命。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

遠處不知什麼地方鷄叫了，老道士在那邊床上胡胡塗塗的自言自語：『天亮了嗎？早咧！』

大清早，幫忙的人從城裏拿了繩索杠子趕來了。

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爲六個人抬着到那個傾圮了的塔後山咀上去埋葬時，船總順順，馬兵，翠翠，老道士，黃狗，皆跟在後面。到了預先掘就的方葬邊，老道士照規矩先跳下去，把一點綠砂顆粒同白米，安置到葬中四隅及中央，又燒了一點紙錢，爬出葬時就要抬棺木的人動手下葬，翠翠噙着喉嚨乾號，伏在棺木上不起身。經馬兵力把她拉開，方能移動棺木。一會兒，那棺木便被新土掩蓋了，翠翠還坐

在地上嗚咽。老道士要回城，去替人做齋，過渡走了。船總把一切事托給老馬兵，也趕回城去了。幫忙的皆到溪邊去洗手，家中各人還有各人的事，且知道這家人的情形，不便再叨擾，也皆不再驚動主人，過渡回家去了。於是碧溪岨便只剩下三個人，一個是翠翠，一個是老馬兵，一個是由船總家派來暫時幫忙照料渡船的禿頭陳四四。黃狗因被那禿頭打了一石頭，對於那禿頭彷彿不高興，儘是輕輕的吠着。

到了下午，翠翠同老馬兵商量，要老馬兵回城去把馬托給營裏人照料，再同碧溪岨來陪她。老馬兵同轉碧溪岨時，禿頭陳四四被打發回城去了。

翠翠仍然自己同黃狗來弄渡船，讓老馬兵坐在溪岸高崖上玩，或

嘶着個老喉嚨唱歌給她聽。

過三天後船總來商量接翠翠過家裏去住，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墳山，不願即刻進城。只請船總過城裏衙門去爲說句話，許楊馬兵暫時同她住住，船總順順答應了這件事，就走了。

楊馬兵既是個上五十歲了的人，說故事的本領比翠翠祖父高一籌，加之凡事特別關心，做事又勤快又乾淨，故同翠翠住下來，使翠翠彷彿去了一個祖父，却新得了一個伯父。過渡時有人問及可憐的祖父，黃昏時想起祖父，皆使翠翠心酸，覺得十分淒涼。但這分淒涼日子過久一點，也就漸漸淡薄些了。兩人每日在黃昏中同晚上，坐在門前溪邊高崖上，談點那個躺在濕土裏可憐祖父的舊事，有許多是翠翠

先前所不知道的，說來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又說到翠翠的父親，那個又要愛情又借名譽的軍人，在當時按照綠營軍勇的裝束，如何使女孩子動心。又說到翠翠的母親，如何善於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當時如何流行。

時候變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還消說！楊馬兵想起自己年青作馬夫時，牽了馬匹到碧溪峒來對翠翠母親唱歌，翠翠母親不理會，到如今這自己却成爲這孤雛的唯一靠山唯一信託人，不由得苦笑！

因爲兩人每個黃昏必談祖父，以及這一家有關係的事情，後來便說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時所不提到的許多

事。二老的唱歌，順順大兒子的死，順順父子對於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粧奩，誘惑傜送二老，二老既記憶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會，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還在渡船，因此抖擻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與翠翠有關……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後，哭了一個夜晚。

過了四七，船總順順派人來請馬兵進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為二老的媳婦。但二老人既在辰州，先就莫提這件事，且搬過河街去住，等二老回來時再看二老意思。馬兵以為這件事得問翠翠。回來時，把順順的意思向翠翠說過後，又為翠翠出主張，以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個生人家裏去不好，還是不如在碧溪祖等，等到二

老馬船回來時，再看二老意思。

這辦法決定後，老馬兵以爲二老不久必可回來的，就依然把馬匹托營上人照料，在碧溪姐爲翠翠作伴，把一個一個日子過下去。

碧溪姐的白塔，與茶峒風水有關係，塔圯坍了，不重新作一個自然不成。除了城中營管，稅局，以及各商號各平民捐了些錢以外，各大寨子也有人拿冊子去捐錢。爲了這塔成就並不是給誰一個人的好處，應儘每個人來積德造福，儘每個人皆有捐錢的機會，因此在渡船上也放了個兩頭有節的大竹筒，中部鑿了一口儘過渡人自由把錢投進去，竹筒滿了馬兵就揸進城中首事人處去，另外又帶了個竹筒回來。過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見了，翠翠辮子上紮了白線，就明白那老的已作

完了自己分上的工作，安安靜靜躺到土坑裏給小蛆吃掉了，必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錢來塞到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錢人的意思，心裏酸酸的，忙把身子背過去拉船。

可是到了冬天，那個圯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裏爲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還不會回到茶峒來。

.....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完稿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九)

邊城

角六價實冊每裝精

費寄加酌單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文從沈著著

店書活生者行發

路州福海上

所刷印活生者刷印

版初月十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九號

